

《5.4 版第 4 辑 4》--7.4 第 185 坛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賢愚經卷第六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三一) ◎月光王頭施品第三十(丹本此品却在五卷為二十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毘舍離菴羅樹園中。爾時世尊，告賢者阿難：「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吾四神足極能善修，如來今者當壽幾許？」如是至三：

於時阿難為魔所迷，聞世尊教，默然不對。又告阿難：「汝可起去靜處思惟。」賢者阿難，從坐而起，往至林中。阿難去後，時魔波旬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處世教化已久，度人周訖，蒙脫生死，數如恒沙，時年又老，可入涅槃。」於時世尊，取地少土著於爪上，而告魔言：「地土為多，爪上多耶？」魔答佛言：「地土極多，非爪上土。」佛又告言：「所度眾生，如爪上土，餘殘未度，如大地土。」又告魔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於時波旬，聞說是已歡喜而去。爾時阿難，於林中坐，忽然眠睡，夢見大樹普覆虛空，枝葉蓊鬱，花果茂盛，一切群萌，靡不蒙賴，其樹功德種種奇妙，不可稱數。旋風卒起，吹激其樹，枝葉壞碎猶如微塵，滅於力士所住之地，一切群生，莫不悲悼。阿難驚覺，怖不自寧，又自思惟：「所夢樹者，殊妙難量，一切天下咸賴其恩，何緣遇風碎壞如是？而今世尊，覆育一切猶如大樹，將無世尊欲般涅槃？」作是念已，甚用戰懼，來至佛所，為佛作禮，而白佛言：「我向所夢如斯之事，將無世尊欲般涅槃？」佛告阿難：「如汝所言，吾後三月，當般涅槃。我向問汝：『若有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吾四神足極能善修，如來今日能壽幾何？』如是滿三而汝不對。汝去之後，魔來勸我當取涅槃，吾已許之。」阿難聞此悲慟迷荒，悶惱惛塞不能自持，其諸弟子，展轉相語，各懷悲悼來至佛所。爾時世尊，告於阿難及諸弟子：「一切無常，

誰得常存？我為汝等，應作已作，應說已說，汝等但當懃精修集，何為憂惑？無補無行。」

時舍利弗聞于世尊當般涅槃，深懷歎感，因而說曰：「如來涅槃，一何疾耶？世間眼滅，永失恃怙。」又白佛言：「我今不忍見於世尊而取滅度，今欲在前而入涅槃。唯願世尊！當見聽許。」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一切賢聖，皆常寂滅。」時舍利弗，得佛可已，即整衣服長跪膝行，繞佛百匝，來至佛前，以若干偈，讚歎佛已，捉佛兩足敬戴頂上，如是滿三，合掌侍佛，因而言曰：「我今最後，見於世尊。」叉手肅敬却行而去。將沙彌均提，詣羅閱祇，至本生地。到已即勅沙彌均提：「汝往入城，及至聚落，告國王大臣舊故知識諸檀越輩，來共取別。」爾時均提禮師足已，遍行宣告：「我和上舍利弗，今來在此，欲般涅槃，諸欲見者宜可時往。」爾時阿闍世王，及國豪賢檀越四輩，聞均提語，皆懷慘悼異口同音，而說是言：「尊者舍利弗！法之大將，眾生之類之所親仰。今般涅槃，一何疾哉？」各自馳奔，來至其所，前為作禮，問訊已竟，各共白言：「承聞尊者，欲捨身命至于涅槃，我曹等類，失於恃怙。」時舍利弗，告眾人言：「一切無常，生者皆終，三界皆苦，誰得安者？汝等宿慶，生值佛世，經法難聞，人身難得，念懃福業，求度生死。」如是種種，若干方便，廣為諸人，隨病投藥。爾時眾會，聞其所說，有得初果乃至三果，或有出家成阿羅漢者，復有誓心求佛道者，聞說法已，作禮而去。

時舍利弗，於其後夜，正身正意，繫心在前入於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定，從空處起，入於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非有想非無想處，從非有想非無想處起，入滅盡定，從滅盡定起，而般涅槃。時天帝釋，知舍利弗已取滅度，與多天眾百千眷屬，各齎花香供養之具來至其所，側塞虛空，咸各悲叫，淚如盛雨，普散諸花，積至于膝，復各言曰：「尊者智慧，深若巨海，捷辯應機，音若涌泉，戒定慧具法大將軍，當逐如來廣轉法輪，其取涅槃，何其速哉？」城聚內外，聞舍利弗

已取滅度，悉齎酥油香花供具，馳走悉集，悲哀痛戀不能自勝，各持香花，而用供養。時天帝釋，勅毘首羯磨，合集眾寶，莊嚴高車，安舍利弗在高車上，諸天龍鬼、國王臣民，侍送號咷，至平博地。時天帝釋，勅諸夜叉：「往大海邊，取牛頭栴檀。」夜叉受教，尋取來還，積為大積，安身在上，酥油以灌，放火耶旬，作禮供養，各自還去。

火滅之後，沙彌均提，收師舍利，盛著鉢中，攝其三衣，擔至佛所，為佛作禮，長跪白佛：「我和上舍利弗，已般涅槃，此是舍利此是衣鉢。」時賢者阿難，聞說是語，悲悼憤悶，益增感切，而白佛言：「今此尊者，法大將軍，已取涅槃，我何憑怙？」佛告之曰：「此舍利弗，雖復滅度，其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如是法身，亦不滅也。又舍利弗！不但今日，不忍見我取般涅槃，而先滅度；過去世時，亦不堪忍見於我死，而先我前死。」賢者阿難，合掌白佛：「不審，世尊！往昔先前取死，其事云何？願為解說。」

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王，名旃陀婆羅脾(晉言月光)，統閻浮提八萬四千國，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嫫女，其第一夫人，名須摩檀(晉言花施)；一萬大臣，其第一者，名摩旃陀(晉言大月)。王有五百太子，其最大者太子，名曰尸羅跋陀(晉言戒賢)。王所住城，名跋陀耆婆(晉言賢壽)，其城縱廣，四百由旬，金銀琉璃頗梨所成，四邊凡有百二十門，街陌里巷，齊整相當。又其國中，有四行樹，亦金銀琉璃頗梨所成，或金枝銀葉，或銀枝金葉，或琉璃枝頗梨葉，或頗梨枝琉璃葉。有諸寶池，亦金銀琉璃頗梨所成，其池底沙，亦是四寶。其王內宮，周四十里，純以金銀琉璃頗梨。其國豐潤，人民快樂，珍奇異妙，不可稱數。爾時其王，坐於正殿，忽生此念：『夫人處世，尊榮豪貴，天下敬瞻，發言無違，珍妙五欲，應意而至，斯之果報，皆由積德修福所致。譬如農夫由春廣種秋夏豐收，春時復到，若不勤種，秋夏何望？吾今如是由先修福，今獲妙果，今復不種，後亦無望。』作是念已，告諸群臣：『今我欲出珍寶妙藏置諸城門，及著市中，設大

檀施，隨其眾生一切所須，盡給與之。』并復告下八萬四千諸小國土：『悉令開藏給施一切。』眾臣曰：『善！敬如王教。』即豎金幢，擊於金鼓，廣布宣令，騰王慈詔，遠近內外，咸令聞知。於時國中，沙門婆羅門、貧窮孤老，有乏短者，強弱相扶，雲趨雨集，須衣與衣，須食與食，金銀寶物、隨病醫藥，一切所須，稱意與之。閭浮提內一切臣民，蒙王恩澤，快樂無極，歌頌讚歎，盈於衢路，善名遐宣，流布四方，無不欽仰，慕王恩化。

「於時邊表，有一小國，其王名曰毘摩斯那。聞月光王美稱高大，心懷嫉妬，寢不安席，即自思惟：『月光不除，我名不出。當設方便請諸道士，慕求諸人，用辦斯事。』思惟是已，即勅請喚國內梵志，供設餽饈百味飲食，恭敬奉事，不失其意。經三月已，告諸梵志：『我今有憂，纏綿我心，夙夜反側，何方能釋？汝曹道士，是我所奉，當思方便佐我除雪。』諸婆羅門共白王言：『王有何憂？當見示語。』王即言曰：『彼月光王，名德遠著，四遠承風，但我獨卑陋，無此美稱；情志所願，欲得除之。作何方便能辦此事？』諸婆羅門聞說是語，各自言曰：『彼月光王，慈恩惠澤，潤及一切，悲濟窮厄，如民父母。我等何心從此惡謀？寧自殺身，不能為此。』即各罷散，不顧供養。時毘摩斯那益增愁憤，即出廣募周遍宣令：『誰能為我得月光王頭，共分國半治，以女妻之。』爾時山脇有婆羅門，名曰勞度差，聞王宣令來應王募。王甚歡喜，重語之言：『苟能成辦，不違信誓。若能去者，當以何日？』婆羅門曰：『辦我行道糧食所須，却後七日便當發引。』時婆羅門作呪自護，七日已滿，便來辭王，王給所須，進路而去。

「時月光王國豫有種種變怪興現，地處處裂卍電星落、陰霧晝昏雷電霹靂，諸飛鳥輩於虛空中，悲鳴感切自拔羽翼，虎豹豺狼禽獸之屬，自投自擲跳踉鳴叫。八萬四千諸小國王，皆夢大王金幢卒折、金鼓卒裂。大月大臣，夢提為鬼奪王金冠，各懷愁憂，不能自寧。時城門神，知婆羅門欲乞王頭，亦用憤憤遮不聽入。時婆羅門，繞城門數匝不能得前，首陀會天知月光王，以此頭施，於檀得滿，便於夢中而語王言：『汝誓布施，不逆眾心，乞者在

門，無由得前，欲為施主，事所不然。』王覺愕然，即勅大月大臣：『汝往諸門，勅勿遮人。』大月大臣往到城門，時城門神，即自現形白大月言：『有婆羅門從他國來，懷挾惡心欲乞王頭，是以不聽。』大臣答言：『若有此事，是為大災。然王有教，理不得違，當奈之何？』時城門神，便休不遮。大月大臣即自思惟：『若此婆羅門，必乞王頭，當作七寶頭，各五百枚，用貿易之。』即勅令作。時婆羅門徑至殿前，高聲唱言：『我在遐方，聞王功德，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故涉遠來，欲有所得。』王聞歡喜，迎為作禮問訊：『行道不疲極耶？隨汝所願，國城妻子，珍寶車乘，輦輿象馬，七寶奴婢僕使，所有欲得皆當與之。』婆羅門言：『一切外物，雖用布施，福德之報，未為弘廣；身肉布施，其福乃妙。我故遠來，欲得王頭。若不辜逆，當見施與。』王聞是語，踊躍無量。婆羅門言：『若施我頭，何時當與？』王言却後七日當與汝頭。爾時大月大臣，擔七寶頭，來用曉謝，腹拍其前，語婆羅門言：『此王頭者，骨肉血合，不淨之物，何用索此？今持爾所七寶之頭，以用貿易。汝可取之，轉易足得終身之富。』婆羅門言：『我不用此，欲得王頭，合我所志。』時大月大臣，種種諫曉永不迴轉，即時憤感，心裂七分，死於王前。

「於時其王，勅語臣下，乘八千里象，遍告諸國言：『月光王却後七日，當持其頭施婆羅門。若欲來者，速時馳詣。』爾時八萬四千諸王，絡繹而至，咸見大王，腹拍王前，『閻浮提人，賴王恩澤，各得豐樂，歡娛無患。云何一旦為一人故，永捨眾庶，更不矜憐？唯願垂愍！莫以頭施。』一萬大臣，皆身投地，腹拍王前，『唯見哀愍矜恤我等，莫以頭施，永見捐棄。』二萬夫人亦身投地，仰白王言：『莫見忘捨，唯垂蔭覆。若以頭施，我等何怙？』五百太子，啼哭王前：『我等孤幼，當何所歸？願見愍念，莫以頭施。長養我等，得及人倫。』於是大王，告諸臣民夫人大子：『計我從本受身已來，涉歷生死由來長久，若在地獄，一日之中，生而輒死，棄身無數，經歷灰河、鐵床、沸屎、火車、炭坑及餘地獄。如是等身，燒刺煮炙，棄而復棄，永無福報。若在畜生，更相食噉，或人所殺，身供眾口，破壞消爛，亦復無數，

空棄此身，亦無福報。或墮餓鬼，火從身出，或為飛輪，來截其頭，斷而復生，如是無數，如是殺身，亦無福報。若生人間，諍於財色，瞋目怒盛，共相殺害，或興軍對陣，更相斫截，如是殺身，亦復無數。為貪恚癡，恒殺多身，未曾為福而捨此命。今我此身，種種不淨，會當捐捨，不能得久。捨此危脆穢惡之頭，用貿大利，何得不與？我持此頭，施婆羅門，持是功德，誓求佛道。若成佛道功德滿具，當以方便度汝等苦。今我施心，垂欲成滿，慎莫遮我無上道意。』一切諸王臣民夫人太子，聞王語已，默然無言。

「爾時大王，語婆羅門：『欲取頭者，今正是時。』婆羅門言：『今王臣民大眾圍遶，我獨一身，力勢單弱，不堪此中而斫王頭，欲與我者，當至後園。』爾時大王，告諸小王太子臣民：『汝等若苟愛敬我者，慎勿傷害此婆羅門。』作此語已，共婆羅門入於後園。時婆羅門又語王言：『汝身盛壯力士之力，若遭斫痛，儻復還悔。取汝頭髮，堅繫在樹，爾乃然後，能斫取耳。』時王用語，求一壯樹，枝葉鬱茂，堅固欲繫，向樹長跪，以髮繫樹，語婆羅門：『汝斫我頭，墮我手中，然後於我手中取去。今我以頭施汝，持是功德，不求魔梵及天帝釋轉輪聖王三界之樂，用求無上正真之道，誓濟群生，至涅槃樂。』時婆羅門，舉手欲斫，樹神見此，甚大懊惱，『如此之人，云何欲殺？』即以手搏婆羅門耳，其項反向，手脚繚戾，失刀在地，不能動搖。爾時大王即語樹神：『我過去已來，於此樹下，曾以九百九十九頭，以用布施。今施此頭，便當滿千，捨此頭已，檀便滿具。汝莫遮我無上道心。』爾時樹神聞王是語，還使婆羅門平復如故。時婆羅門，便從地起，還更取刀，便斫王頭，頭墮手中。

「爾時天地，六反震動，諸天宮殿，搖動不安，各懷恐怖，怪其所以。尋見菩薩，為一切故，捨頭布施，皆悉來下，感其奇特，悲淚如雨，因共讚言：『月光大王，以頭布施，於檀波羅蜜，今便得滿。』是時音聲，普遍天下。彼毘摩羨王聞此語已，喜踊驚愕，心擗裂死。時婆羅門，擔王頭去，諸王臣民夫人太子，已見王頭自投于地，同聲悲叫，絕而復甦；或有悲結吐血死者，或

有愕住無所識者，或自剪拔其頭髮者，或復齟裂其衣裳者，或有兩手齟壞面者，啼哭縱橫，宛轉于地。時婆羅門，嫌王頭臭，即便擲地，脚蹋而去。或復有人，語婆羅門：『汝之酷毒，劇甚乃爾，既不中用，何乃索之？』于時婆羅門，進道而去，人見便責，無給食者，飢餓委悴，困苦極理。道中有人，因問消息，知毘摩羨王，已復命終，失於所望，懊惱憤憤，心裂七分，吐血而死。毘摩羨王及勞度差，命終皆墮阿鼻泥犁。其餘臣民，思念王恩，感結死者，皆得生天。

「如是阿難！欲知爾時月光王者，今我身是。毘摩羨王，今波旬是。時勞度差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樹神者，今日連是。時大月大臣者，今舍利弗是。當於爾時，不忍見我死，而先我前死；乃至今日，不忍見我入於涅槃，而先滅度。」

佛說是已，賢者阿難，及諸弟子，聞佛所說，悲喜交集，異口同音，咸共嗟歎，如來功德奇特之行。咸共專修，有得四道果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皆大歡喜，敬戴奉行。

賢愚經卷第六

◎（三二）快目王眼施緣品第二十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大眾圍遶，而為說法，城中人民，樂聽法者，往至佛所，前後相次。時城中有盲婆羅門，坐街道邊，聞多人眾行步駛疾，即問行人：「此多人眾，欲何所至？」行人答曰：「汝不知耶？如來出世，此難值遇，今在此國，敷演道化。我等欲往聽其說法。」此婆羅門，而有一術，眾生之中，有八種聲，悉能別識，知其相祿。何謂八種？一曰烏聲，二曰三尺烏聲，三曰破聲，四曰鴈聲，五曰鼓聲，六曰雷聲，七曰金鈴聲，八曰梵聲。其烏聲者，其人受性，不識恩養，志不廉潔。三尺烏聲者，受性凶暴，樂為傷害，少於慈順。其破聲者，男作女聲，女作男聲，其人薄德貧窮下賤。其鴈聲者，志性勤了，多於親友，將接四遠。其鼓聲者，言辭辯捷，解釋道理，必為國

師。其雷聲者，智慧深遠，散析法性，任化天下。金鈴聲者，巨富饒財，其人必積千億兩金。其梵聲者，福德彌高，若在家者，作轉輪聖王，出家學道，必得成佛。時婆羅門，語行路人：「我能識別人之語聲，若實是佛，當有梵音，汝可將我往至其所，當試聽之，審是佛不？」時行路人，因牽將往，漸近佛所。聞佛說法，梵音具足，深遠流暢，歡喜踊躍，兩目得開，便得見佛，紫磨金色，三十二相，明朗如日，即時禮佛，喜慶無量。佛為說法，志心聽受，即破二十億惡，得須陀洹，已得慧眼，便求出家。佛言：「善來！」便成沙門。佛重方便，廣為說法，即復尋得阿羅漢果。一切眾會，莫不奇怪。

賢者阿難，從座而起，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世尊出世，實多饒益，拔濟盲冥，恩難稱極。此婆羅門，一時之中，肉眼既開，慧眼清淨。佛於此人，恩何隆厚？」

佛告阿難：「吾與其眼，不但今日，過去世時，亦復與眼。」

阿難重白：「不審，世尊！過去與眼，其事云何？唯願垂哀，具為解說。」

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城，名富迦羅拔。時有國王，名須提羅（此言快目），所以名之為快目者，其目明淨，清妙無比，徹覩牆壁，視四十里，以是故立字號曰快目。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嫫女，一萬大臣，五百太子，其第一太子，名尸羅拔陀提（此言戒賢）。王有慈悲，愍念一切，養育民物，猶如慈父，化導以善，民從其度，風時雨順，四氣和適，其國豐樂，群生蒙賴。爾時其王，退自思惟：『我因宿福，今為人主，財寶五欲，富有四海，發言化下，如風靡草。今世會用，更無紹續，恐我來世，窮苦是分。譬如耕夫，春日多種，秋夏收入，所得必廣，復遭春時，若當懶惰，來秋於穀何望？是以我今於諸福田，及時廣種，不宜懈怠。』即告群臣：『出我庫藏金銀珍寶衣被飲食所須之具，著諸城門，及積市中，徧行宣令，一切人民，有所乏者，皆悉來取。』并復告下八萬四千國，亦令開藏施給一切。

時諸群臣，奉受王教，即豎金幢，擊大金鼓，謗王慈教，徧閭浮提。閭浮提人，沙門婆羅門、孤貧困厄、年老疾病，有所欲得，稱意而與。一切人情，賴王慈澤，安快自娛，無復憂慮，歌頌讚歎，皆稱王德。

「爾時邊裔，有一小國，其王名曰波羅陀跋彌，恃遠傲慢，不賓王化，又其治政，五事無度，受性倉卒，少於思慮，耽荒色欲，不理國政，國有忠賢，不往諮稟，邊境之土，役使煩倍，商賈到國，稅奪過常。彼王有臣，名勞陀達，聰明智略，明識道理，覩其違度，前諫王曰：『王有五事，不能安國，必招禍患，恐是不久；儻不忌諱，聽臣說之。』王曰：『便道。』尋長跪白王：『受性倉卒，少於思慮，事大不當，必致後悔。王耽荒色欲，不理國事外有枉滯，理情無處。國有忠賢，不往諮稟，則不防慮未然之事。邊土之民，役調煩劇，則思違背賓屬他國。商賈稅奪，違於常度，惡憚行來，寶貨猛貴。有此五事亡國之兆，願王易操，與民更始。須提羅王，恩慈廣普，閭浮提人，咸蒙慧澤；我曹此國，獨不恭順，幽遐之民，不蒙其潤。願王降意，還相承奉，便可子孫食祿長久。』波羅陀跋彌，聞此臣語，心恚作色，不從其言。臣勞陀達，益生瞋憤，能自心念：『我見王治政，匡化不周，表貢忠誠，望相扶輔，反更怒盛，不從我言。言既不用，儻復見殺，當就除之，為民去患。』謀未及就，事已發露，王合兵眾，欲往誅討。時勞陀達，知王欲收，即便乘疾馬，逃走而去，兵眾尋逐。彼勞陀達，素善射術，又知人身著射應死處凡有十八，兵眾雖逮，不敢能近，逕得徹到富迦羅拔國。見快目王，拜問訊訖，共王談對，事事得理，王即善之，立為大臣。漸得親近，具以來事，以用啟聞。王聞是已，問群臣言：『彼之國土，不屬我耶？』群臣答曰：『悉屬大王，但恃遐遠，不來賓附。』勞陀達言：『彼波羅陀跋彌，頑嚚凶闇，縱逸荒迷，不識禮度，憑遠守謬，不承王命；彼民惡厭，視之如怨，與臣兵馬，自往降伏。』王聞其語，即然可之。告下諸國，選擇兵眾，剋日都集，往彼波羅陀跋彌王國。

「爾時波羅陀跋彌比國之王，遣人語之：『閻浮提內，都勅發兵，當集汝國；汝快晏然而安坐耶？』波羅陀跋彌聞是消息，愁悶迷憤，莫知所如，著垢黑衣，坐黑闇所。有輔相婆羅門，來至其所，問其意故：『王有何憂？願見示語。』波羅陀跋彌王曰：『卿不聞乎？前勞陀達，逃突至彼快目王邊，因相發起，令快目王悉發八萬四千諸國兵眾，欲來攻我。若當來者，便滅我國。』其輔相曰：『當令群臣試共議之。』即合共議，各各異計，共輔相言：『我聞快目王，自誓布施，唯除父母，不以施耳，其餘一切，不逆來意。今此國中，有盲婆羅門，當勸勉之往乞王眼，若能得者，軍兵足却。』王聞是語，即然可之，尋遣輔相，往求曉之。輔相即時，遣人往喚，尋使來而告之曰：『今有國事，欲相勞苦，願垂留意，共相佐辦。』婆羅門言：『我今盲冥，竟何所能而相佐辦？』輔相又曰：『須提羅王，欲合兵眾來伐我國，若當來者，我等強壯，雖能逃避，猶憂殘戮，況汝無目，能得脫耶？彼王有誓：「一切布施，隨人所須，不逆人意。」往從乞眼，庶必得之。若得其眼，兵眾可息。此事苟辦，當重募汝。』婆羅門言：『今我無見，此事云何？』王重勸勉：『我當遣人將護汝往。』即給道糧行道所須，引路而去。

「時快目王國，種種災怪悉皆興現。空中崩聲，曳電星落，陰霧霹靂，地處處裂，飛鳥之類，悲鳴感切，挫戾其身，自拔羽翼，虎狼師子走獸之屬，鳴吼人間，宛轉于地。國王臣民，怪其所以。時婆羅門，漸到大城，徑至殿前，高聲唱言：『我在他國，承王名德，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故涉遠來，欲望乞勾。』王聞是語，即下問訊：『步涉遐道，得無疲倦？若欲所得，一切所須，國土珍寶，車馬輦輿，衣被飲食，隨病醫藥，一切所須，皆當給與。』婆羅門言：『外物布施，福德不妙，內身布施，果報乃大。我久失眠，長夜處冥，承聞大王，故發意來，欲乞王眼。』王聞歡喜，語婆羅門：『若欲得眼，我當相與。』婆羅門言：『欲與我者，何時能與？』王語之曰：『却後七日，便當與汝。』王即宣下八萬四千小國：『須提羅王，却後七日，當剗其目施婆羅門。諸欲來者，悉皆時集。』諸王人民聞斯令已，普來奔詣於大王所。

八萬四千諸王臣民，以身投地，腹拍王前，啼淚交流，而白王言：『我之等類，閻浮提人，蒙賴大王，以為蔭覆。若當剜眼施婆羅門，一切人民，當何恃怙？唯願迴意，勿為一人而捨一切。』一萬大臣亦皆投地，仰白王言：『何不哀愍我曹等？為一人意，捨棄我等。唯願迴意，莫與其眼。』二萬夫人，頭腦打地，腹拍王前，亦皆求請：『唯願大王！迴意易志，莫以眼施，安慰我等。』五百太子，涕哭王前：『唯願天父！當具矜憐莫以眼施，撫養我等。』時戒賢太子，重白王言：『願剜我眼，以代父王。所以然者？我雖身死，國無損益；大王無眼，海內靡恃。』時快目王，告諸王臣夫人太子：『我受身來，生死長久，設積身骨，高於須彌；斬刺之血，倍於四海；而飲母乳，過四大江；別離悲淚，多於四海。地獄之中，破壞之身，燒煮斫刺，棄眼無數。餓鬼之中，受若干形，火從身出，還自焦然，如是破壞，眼亦無數。畜生之中，更相食噉，種種死傷，復不可計。人間受身，壽多中夭，或爭色欲，還相圖謀，共相傷殺，死非一徹。如是破散，無央數眼，正使生天，命亦不久。計本以來，亦受多形，於此三界，迴波五道，為貪恚癡，碎身塵數，未曾給施用求佛道。如此臭眼，危脆之物，如是不久，自當爛壞；今得用施，不應不與。今持此眼，以用布施求佛無上一切智眼。若我願成，當與汝等，清淨慧眼。汝莫遮我無上道意。』其在會者，默然無言。正語左右：『可挑我眼。』左右諸臣，咸各言曰：『寧破我身，猶如芥子，不能舉手向大王眼。』王語諸臣：『汝等推覓其色正黑諦下視者，便召將來。』諸臣求得，將來與王。王即授刀，勅語令剜。剜得一眼，著王掌中，王便立誓：『我以此眼，以用布施，誓求佛道。若審當得成佛道者，此婆羅門，得我此眼，即當用視。』作是誓已，王即以眼，安婆羅門眼匡之中，尋得用見，得視王身及餘眾會，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白王言：『得王一眼，足我用視，願留一眼，王自用看。』王復答言：『我已言決，許與兩眼，不應違言。』便更剜一眼，復著掌中，重復立誓：『我持眼施，用求佛道。審能成佛，至誠不虛，此婆羅門，得於我眼，便當用視。』復安一眼，尋得用視。當爾之時，天地震動，諸天宮殿，皆亦動

搖，時諸天人，愕然驚懼，尋見菩薩剎目布施，咸皆飛來，側塞虛空，散諸華香而用供養，讚言：『善哉！大王所作，甚奇甚特！』天帝前問：『實為奇特！能作是事，欲求何報？』王答言曰：『不求魔梵四王帝釋轉輪聖王三界之樂，以此功德，誓求佛道，度脫眾生，至涅槃樂。』天帝復問：『汝今剎眼，苦痛如是，頗有悔退瞋恚不耶？』王言不悔，亦不瞋恨。天帝復言：『我今觀汝，血出流離，形體戰掉，言不悔恨，此事難信。』王即自誓：『我剎眼施，無悔恨意，用求佛道，會當得成。審不虛者，令我兩眼平復如故。』王誓已訖，兩眼平完，明淨徹視，倍勝於前。諸天人民，一切大會，稱慶喜踊，不能自勝。王語婆羅門：『今與汝眼，令汝得視，後成佛時，復當令汝得慧眼見。』將婆羅門，入寶藏中，恣取一擔，發遣去。還到本國，波羅陀跋彌，自出迎之，已見先問：『得眼不耶？』答言：『得眼，我今用視。』復問言曰：『彼王今者，為存為亡？』答言：『諸天來下，尋即誓願，眼還平復，眼好於前。』波羅陀跋彌，以聞此語，惱悶憤結，心裂而死。」

佛告阿難：「欲知爾時須提羅王，今我身是。波羅陀跋彌，今調達是。時乞我眼婆羅門者，今此會中，盲婆羅門得道者是。先世之時，我與其眼，乃至今日，由見我故，既得肉眼，復得慧眼。我為汝曹，世世苦行，積功累德，今日致佛，汝等應當勤求出要。」

佛說是語，時諸在會者，感念佛恩，內身克厲，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發無上道意者。賢者阿難，及諸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三）五百盲兒往返逐佛緣品第二十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毘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匄自活，時聞人言：「如來出世，甚奇甚特，其有眾生覩見之者，癰殘百病，皆蒙除愈，盲視聾聽，瘂語僂伸，拘攣手足，狂

亂得正，貧施衣食，愁憂苦厄，悉能解免。」時諸盲人聞此語已，還共議言：「我曹罪積，苦毒特兼，若當遇佛，必見救濟。」便問人言：「世尊今者，為在何國？」人報之曰：「在舍衛國。」聞此語已，共於路側，卑言求哀：「誰有慈悲，愍我等者？願見將導，到舍衛國，至於佛所！」喚倩經時，無有應者。時五百人，復共議曰：「空手倩人，人無應者，今共行乞，人各令得金錢一枚，以用雇人，足得達彼。」各各行乞，經于數時，人獲一錢，凡有五百，合錢已竟，左右喚人：「誰將我等，到舍衛者，金錢五百，雇其勞苦。」時有一人，來共相可，相可已定，以錢與之。勅諸盲人，展轉相牽，自在前導，將至摩竭國，棄諸盲人，置於澤中。是時盲人，不知所在，為是何國？互相捉手，經行他田，傷破苗穀。時有長者，值來行田，見五百人，踐蹋苗稼，傷壞甚多，瞋憤怒盛，勅與痛手。乞兒求哀，具宣上事，長者愍之，令一使人將詣舍衛。適達彼國，又聞世尊，已復來向，摩竭提國。是時使人，復還將來向摩竭國。時諸盲人，欽仰於佛，係心欲見，肉眼雖閉，心眼已覩，歡喜發中，不覺疲勞。已至摩竭，復聞世尊，已還舍衛。如是追逐，凡經七返。

爾時如來觀諸盲人，善根已熟，敬信純固，於舍衛國，便住待之。使將盲人，漸到佛所。佛光觸身，驚喜無量，即時兩目，即得開明，乃見如來，四眾圍遶，身色晃昱，如紫金山，感戴殊澤，喜不自勝。前詣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作禮畢訖，異口同音，共白佛言：「唯願垂矜，聽在道次。」時佛告白：「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為說法，得阿羅漢。

爾時阿難，見諸盲人，肉眼明淨，又盡諸漏，成阿羅漢，長跪合掌，前白佛言：「世尊出世，實復奇特，所為善事，不可思議。又此諸盲人，特蒙殊澤，肉眼既明，復獲慧眼，世尊出世，正為此等。」

佛告阿難：「我非但今日，除其冥闇，乃往久遠，無量劫時，亦為此等除大黑闇。」

阿難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中，為此除闇，其事云何？」

佛告阿難：「乃昔久遠，無量無數阿僧祇劫，此閻浮提，五百賈客，共行曠野，經由嶮路，大山谷中，極為黑闇。時諸商人，迷悶愁憂，恐失財物，此處多賊，而復怖畏，咸共同心，向于天地日月山海一切神祇，啼哭求哀。時薩薄主，愍諸商客迷悶之苦，便告言曰：『汝等莫怖！各自安意，吾當為汝作大照明。』是時薩薄，即以白氈，自纏兩臂，酥油灌之，然用當炬，將諸商人，經於七日，乃越此闇。時諸賈客感戴其恩，慈敬無量，各獲安隱，喜不自勝。」佛告阿難：「爾時薩薄，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我從昔來，國城妻子，及以肉血，恒施眾生，以是之故，今致特尊。爾時五百諸賈客者，豈異人乎？今此五百比丘是也。過去世時，以生死力，施其光明，今得成佛，亦施無漏慧眼。」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有種辟支佛善根，或發無上道意度者甚多。慧命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四）富那奇緣品第二十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放鉢國，有一長者，名曇摩羨（此言法軍），於彼國中，巨富第一。時長者妻，生一男兒，值出軍征伐餘國，因字其兒，號曰羨那（此言軍也）；後復生兒，值王出軍征討得勝，復字其兒比耆陀羨那（此言勝軍）。二子長大，各為娶妻。爾時長者，遇疾困篤，數召諸醫，瞻養其病，看視醫師，甘饘盡供。醫貪利養，欲遣殘病，逆懷姦詐，更與餘藥，使病不瘥。時有一婢，供養長者，飲食湯藥，恒知時宜，白長者言：「從今以去，此諸醫師，不足更喚，惡意相誤，病更不瘥。今我自當，如前法度，隨病所須，更莫喚醫。」婢便看養，長者得瘥。於是其婢，白長者言：「大家！我看大家，瞻視供養，病得除瘥，唯當垂愍賜我一願。」長者告曰：「卿求何等？」時婢便言：「欲得大家與我共通，若不見違當從我志。」長者不逆，即遂其願。交通已竟，便覺有身。時婢懷妊，十月已滿，生一男兒，其願滿足，故因字其兒，名富那奇（此言滿願）。端正福德，宜於錢財，

善能估販，種種治生，倍獲盈利，所至到處，無有不吉。雖復稟受長者遺體，才藝智量，出過人表，然是廝賤婢使所生，不及兒次，名在奴例。

爾時長者，復嬰痼疾，困篤著床，將死不久，遺言慙慙，告其二子：「吾設沒後，慎勿分居。」長者被病，雖服醫藥，不能救濟，奄致命終。爾時二子，承用父教，共居一處，經歷年載。值時有緣，欲至他國賈作治生，各以家居婦兒，付囑富那奇：「為我看視斯等大小，及家餘事。」悉用相累，正爾別去。於時富那奇，即受其教，營理家事。時二兄子，數往其所，求索飲食及餘所須，時富那奇，稱給其意，隨其所求，買索與之。卒值一日無錢持行，勝軍小兒白富那奇：「我今飢渴，與我飲食。」手中無錢，索食叵得。小兒瞋恚，往語其母：「今富那奇，懷情不普，見伯父兒，隨意給稱，我從索食，獨不見與。」母聞兒言恨心便生，云此婢子，敢懷偏心。勝軍還家，其婦及兒忿心未息，具以上事，向勝軍說。勝軍聞之倍懷憤怒：「此婢子奴，敢違我教，薄賤我兒，吾當殺之。」懷情已定，求兄分居。兄敬父勅，即時不可。勝軍懊惱，數求不止。兄見意盛，察其所規，知弟懷恚，意不得已，即可其言：「聽各分居，弟以家財，一切所有，養生園宅，用作一分，以富那奇，用作一分，以此二分，恣兄取之。」謂兄取財，規自取富那奇，而欲殺之。兄知勝軍心害富那奇，慈心憐愍，取富那奇，空將妻子，單罄來出，依餘家住。

時富那奇，問其嫂曰：「與我少錢，欲用買薪。」兄嫂答曰：「唯有五錢。」即解用與。時富那奇，持此五錢，詣市買薪，見一束薪賣索五錢，時富那奇，即買其薪，雇以五錢。尋見牛頭栴檀香木在薪束中，意甚歡喜，持薪歸家，取此香木，分為十段。值王夫人熱病之極，當須牛頭栴檀香木，摩以塗身以除其病，舉國推覓求之叵得，即令國內：「誰有香木一兩，當與黃金千兩。」時富那奇，往應王募，持一小段，用奉王家；王如本令，償千兩金。如是展轉，十段香木，悉皆售盡，得金萬兩。因用起居，園田舍宅，象馬車乘，奴婢畜生，家業於是，豐富具足，過踰於前，合居數倍。

爾時復有五百賈客，相與結要，欲入大海，喚富那奇，共為伴侶。富那白兄：「求共採寶。」兄即聽之，給其所須。及伴往至大海，如意取寶，自重而還。來至中道嶮難之處，眾人咸見閻浮提內有三日現，怪問導師：「今三日出，是何端應？」導師答言：「汝等當知！一是正日，二是魚眼。」其間白者，「此是魚齒，今水所投，黑冥之處，是魚口也，最為可畏。我等今者，無復活路，臨至魚口，定計垂死。」有一賢者，敬信佛道，告語眾賈：「唯當虔心稱南無佛。三界德大，無過佛者，救厄赴急，矜濟一切，最能覆護苦厄眾生。唯佛神聖！願救危險，濟此諸人，毫釐之命。」時摩竭魚，聞稱佛名，即還閉口，沈竄海底，眾賈於是，安隱還國。時富那奇，取大金案，以諸妙寶摩尼珠等，莊累積滿，奉兄羨那，長跪仰望，白大兄言：「我已為兄，積畜財寶，舍宅所有一切具足，子孫七世，食用不盡，唯願大兄！聽我出家。」羨那答曰：「吾不相違，但卿少年，未達人倫，佛法要重，持之甚難，比更數年，乃可遂意。」富那奇曰：「大兄當知！人命無常，斯須難保。前在大海，值摩竭魚，吸船趣口，命危垂死；蒙佛神恩，得濟餘命。唯念垂許，聽在道次。」兄即聽之。

時富那奇，與其五百採寶之眾，咸以信心至舍衛國，到於佛所，禮敬問訊，因具白佛，求索出家。佛即許可，聽使入道。讚言：「善來！」便成沙門。佛為種種，苦切說法，五百比丘，心意開解，盡諸苦際，成阿羅漢。唯富那奇，結使深重，佛為說法，未能暢達，精誠困篤，始入初果，勤精修習，無有休懈。時諸比丘，安居日近，佛聽各各隨意安居。時富那奇，往白佛言：「弟子欲往至放鉢國安居三月，唯願見聽。」於時世尊，告富那奇：「彼國人惡，信邪倒見，汝今初學，於佛法中，未能具足佛法聖行，設為彼人見毀辱者，當奈之何？」富那奇曰：「設令被人極理毀辱，但莫見害。」世尊又告：「彼人極惡，設被害時，當復云何？」富那奇曰：「世尊當知！正使彼人毀辱加害，莫斷我命，猶戢其恩。」佛又告曰：「汝往至彼，忽遭惡人，殘害汝命，無益於汝，當如之何？」富那奇言：「世尊當知！一切萬物，有形歸無。彼若殺我，分受其死。」於時世尊告富那奇：「彼諸惡人，

毀辱加害，及未斷命，汝當瞋不？」富那奇曰：「不也。世尊！正使彼人無根見謗，毀辱極世不軌之事，設加刀杖，打害次殺，復未殘戮，臨當斷命，終不一念生起恚心。」佛即讚言：「善哉善哉！弟子所行，唯是為快。」

時富那奇，攝持衣鉢，禮佛辭退，至放鉢國。明日晨旦，入城乞食，至一大富婆羅門家。時婆羅門，見是比丘，即懷惡心，而來罵逐，比丘即往異家乞食。自其明日，續其舍乞食。時婆羅門，復搥打極手，比丘歡喜，顏色不變。時婆羅門，覩此比丘，見毀被害，苦困垂死，而無怨色，不生瞋恨，便自悔責，懺謝已過。時富那奇，於彼國中，勤修不懈，盡諸結使，心忽開解，獲無漏證。安居已竟，便辭檀越，囑及其兄：「慎勿入海，大海中難甚多無數，兄之財寶，足用七世。」囑及已竟，還往佛所，稽首問訊，問訊訖竟，隨意住止。

時兄羨那，不惟其勅，有諸眾賈，來歸羨那，種種曉喚，共入大海，羨那不逆，即可共去。至海渚上，隨意自重，唯有羨那，多取牛頭栴檀香木，滿船而還。龍性慳吝，惜其香木，即於道中，捉其船舫，舉帆羅風，不能得過，一切眾客，定計恐死。羨那一心，稱富那奇，「今遭苦厄，願見拔濟。」時富那奇，在舍衛國祇洹精舍，坐禪思惟，遙以天耳，聞兄羨那，處在危厄，至心自陳，悲酸一心，稱富那奇。富那奇即以羅漢神足，猶如健夫屈伸臂頃，變身化作金翅鳥王，至於大海，恐蹙其龍。龍見鳥形，怖入海底，眾賈於是安隱還家。

時富那奇，教化其兄，令為世尊立一小堂，覆堂村木純以栴檀。其堂已成，教化其兄請佛。羨那答曰：「請佛之宜，以何等物能屈世尊？」時富那奇，俱與其兄，辦足供養，各持香爐，共登高樓，遙向祇洹，燒香歸命佛及聖僧：「唯願明日，臨顧鄙國，開悟愚蒙盲冥眾生。」作願已訖，香煙如意，乘虛往至世尊頂上，相結合聚作一煙蓋。後遙以水，洗世尊足，水亦從虛，猶如釵股，如意徑到世尊足上。

爾時阿難，覩見是事，怪而問佛：「誰放煙水？」

佛告阿難：「是富那奇羅漢比丘，於放鉢國，勸兄羨那，請佛及僧，故放煙水，以為信請。」因勅阿難：「往至僧中，行籌告語神足比丘，明日悉來，往應羨那請，因現變化，以遊彼國。」阿難奉命，合僧行籌，有神足者，明當受請。時諸比丘，各各受籌。

明日晨旦，僧作食人，名奇虔直奇(此言續生)，其人已得阿那含道，恒日供給一切眾僧，結跏趺坐，身放光明，四出照曜，引作食具，瓢杓健支，百斛大釜，而隨其後，乘虛飛行，趣向其國。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言：「非也。是諸比丘，作食之人，故來相佐，辦具飲食。」於是羨那，即以華香妓樂供養，供養畢竟，即便過去。次後復有十六沙彌均提之等，各以神足，變作樹林，採華採果，種種變現，演身光明，晃曜天地，凌虛繼邁，駱驛而到。羨那復問：「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斯諸人等，先前來者，乃是我等同師弟子，年始七歲，得羅漢道，諸漏永盡，神足純備，今故先來採華具果。」即以華香，具足供養，供養訖已，各各過去。次復耆年大阿羅漢，化作千龍，結身為座，頭皆四出，雷吼震天，其諸龍口，悉雨七寶，復於其上，施大寶座，飛昇虛空，身放光明，照曜天下，而來至國。羨那復問：「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是師弟子，名憍陳如，佛初得道，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廣度眾生，斯等五人，最先受化，於弟子中，第一上首，神通具足，無所罣礙。」羨那聞說，倍加恭敬，香華妓樂，悉以供養，供養已訖，即便過去。次後復有摩訶迦葉，化作七寶講堂，七寶莊校，奮身光明，晃昱四布，往至其國。羨那見之，問富那奇：「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是師弟子，摩訶迦葉，清儉知足，常行頭陀，愍諸廝賤，賑濟貧乏。」羨那即以香華妓樂，供養畢訖，即時過去。時舍利弗，次後乘千師子，槃身為座，頭皆四出，口雨七寶，雷吼咆哮，震動天地，復於其上，敷大寶床，莊校嚴飾，而處其上，身出光明，普照四域，飛騰虛空，翱翔而至。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曰：「非也。今乘來者，是師大弟子，廣博大智，名舍利弗。」羨那聞已，倍增歡喜，即以華香妓樂供養，供養訖已，即以過去。時大目連，

尋後而發，化作千象，羅頭四出，其諸象口，皆有六牙，其一牙頭，有七浴池水，一一池中，有七蓮華，其一華上，有七玉女，種種變現，其數無量，放大光明，感動四隣，復於其上，安置寶座，自坐其上，乘虛徑至。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言：「非也。是師弟子，名大目連，神足第一，德行純備。」羨那聞說，歡喜戴仰，香華妓樂，而以供養，供養已，即便過去。次後復有阿那律提，而自化作七寶浴池，浴池中復生金色蓮華，蓮莖皆是七寶合成，處其華上，結跏趺坐，項佩日光，照曜天下，光所照處，皆是金色，乘虛至國。羨那復問：「是汝師不？」答言：「非也。是師弟子，阿那律提，於是大眾，天眼第一。」羨那聞之，歡喜恭敬，華香供養，即自過去。次後復有佛弟難陀，化作千馬，駕七寶車，車上復有七寶大蓋，放演光明，四出照曜，乘虛馳至，詣放鉢國。羨那見之，問富那奇：「是汝師不？」答言：「非也。是世尊弟，名曰難陀，眾相具足，德行純備。」羨那即以香華妓樂，供養畢訖，即自過去。時須菩提次後復來，作七寶山，坐瑠璃窟，身放種種雜色光明，照曜天地，來至其國。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言：「非也。是師弟子，名須菩提，廣智多聞，解空第一。」即以華香，供養畢訖，即自過去。次有分耨文陀尼子，化作一千迦樓羅王，結身為座，四向羅頭，口含眾寶，發哀和音，復於其上，施大寶座，而坐其上，乘虛來至。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言：「非也。是我同師，名曰分耨文陀尼子，辯才應適，最為第一。」即以華香，供養訖已，便自過去。次復弟子，名優波離，化作千鴈聚身相結，頭口出聲，哀鳴相和，口含眾寶，飛翔虛空，於其身上，敷眾寶座，放大光明，照曜四遠，身坐其上，馳奔來至。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是師弟子，名優波離，於眾比丘，持律第一。」羨那聞已，即持華香，供養畢訖，即復過去。次後復有沙門二十億，化作行樹於虛空中，以紺瑠璃，作經行道，復以七寶，夾樹兩邊，種種妙寶，以界道側，於中經行，漸至其國。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是佛弟子，名曰沙門二十億，於比丘中，精進第一。」華香妓樂，供養畢訖，即便過去。次後復有大劫寶寧，化作七寶樹，

樹上復有種種華果，樹下皆有七寶高座，處其座上，放大光明，乘虛來至。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是佛弟子，名劫賓寧，挺特勇猛，端正第一。」羨那聞已，歡喜供養華香妓樂，供養已訖，即自過去。次有弟子名賓頭盧埵闍，坐寶蓮華，頂佩日光，放千光明，暉赫天地，飛昇虛空，來至其國。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是師弟子，名賓頭盧埵闍，善能入定，坐禪第一。」即以香華，供養畢訖，即自過去。次羅睺羅，尋後趣引，自化其身，作轉輪王，千子七寶，皆悉具足，導從前後，來至其國。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是佛之子，名曰羅睺羅，設在家者，領四天下，七寶自至，兵仗不用，自然降附，今捨此位，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六通清徹，無所罣礙，今故變身，作是形位。」羨那聞已，香華供養，即自過去。五百神足弟子，各各現變，不可稱計。

爾時世尊，知諸弟子盡適彼國，放大光明，照曜天地，普皆金色。時富那奇，語其兄曰：「今者世尊，始欲發意而來至此，故先放光，作是瑞應。」爾時世尊，始於座上，下足躡地，應時天地，六反震動。時富那奇，語其兄曰：「今者世尊，始於座上，下足躡地，以是之故，天地大動。」爾時世尊，始出精舍，住在於外，八金剛神住於八面；時四天王在前導道；時天帝釋，從諸欲界天子百千萬眾，侍衛左面；大梵天王，與色界諸天無央數眾，住在右面；弟子阿難，住在佛後；大眾圍遶，放演光明，照曜天地，飛昇虛空，趣放鉢國。於其中道，逢五百作人，以千具犁牛，墾治隴畝，諸牛見佛乘空而過，身放金色普照世界，諸牛至心，仰視世尊，心存篤敬，住隴不行。作人見牛仰向觀瞻，驚怪所以，亦視見佛，即各跪白：「咸興歸誠，唯願如來！當見哀愍暫下開度，使離生死。」佛以悲心，知其可度，即下為說種種妙法，五百作人，心意開悟，斷二十億洞然之惡，成須陀洹。時牛命終，盡生天上，普皆歡喜。

於時如來，即復發引，到前未遠，有五百童女，共遊曠野，見地金色，仰視其變，見乘虛而行，咸懷歡喜，叉手白言：「唯願天尊！垂心矜愍暫見濟度。」佛知其宿行應可度化，即稱所願，

往至其所，隨應堪能，為說諸法；信受開解，成須陀洹。變感已竟，遂步而至。復有五百仙人，處在林澤，見光普照地悉金色，仰觀如來與諸大眾遊行乘虛，心懷踊躍，敬心倍隆，仰請佛言：「唯願大聖！暫勞神形，因見過度，聽在道次。」佛觀其本緣，知之應度，尋下在前。求作沙門，佛即聽之：「善來比丘！」便成沙門，因為說法，心淨開解，諸漏永盡，成阿羅漢；隨從佛後，乘空而至。

時富那奇，遙見佛來，光曜天地，大眾虛轉，語兄羨那：「世尊及眾，今始來至。」佛到其國，羨那歡喜，即以香華及眾妓樂，供養畢訖，共至會所。佛至其舍，如法就坐，羨那合家，供辦甘饈，自行澡水，敬意奉食，佛為嚙嚙，食訖澡漱，為其舉國合家大小，演說妙法，合家一切，得須陀洹。有具二道三四果者，復有發意趣大乘者，復有堅住不退地者。佛說法訖，舉國男女，得度者眾，不可稱計。

阿難長跪，叉手合掌，前白佛言：「不審，世尊！此富那奇，過去世中，作何惡行，為人下賤，屬他為奴？復有何福，遇佛得度？」佛告阿難：「欲知之者，明聽善思！當為汝說。」對曰：「唯然，願具開示。」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長者，財富無數，為佛眾僧興僧伽藍，衣服飲食病瘦醫藥四事供辦，供給一切無有乏短。爾時長者遇疾命終，其後一兒出家學道，其父死後佛圖供具，皆悉轉少，眾僧罷散，其寺荒壞，無人住止。其兒比丘，勤力招合檀越知識，積聚錢財，修補缺落，復合眾僧，還繼供養。於時多眾，住在其寺，勤精專修，具諸道者，時彼道人，作僧自在。時有羅漢道人，次知日直，掃除草土，積在中庭，不時除棄。於時比丘，惡心呵叱：『今此比丘，如奴無異，雖知掃地，不能除棄。』阿難當知！彼時比丘，大自在者，今富那奇比丘是也。由其惡心呵得道人比之為奴，由此一言，五百世中，恒為奴身。復由興立勸合眾人供養眾僧，償罪已畢，復遭我世，蒙得過度。今此國中，受化之人，皆是往昔勸助之眾，緣是果報，皆得度脫。」

阿難之等，及與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五）尼提度緣品第三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中，人民眾多，居止隘迫，廁溷尠少，大小便利，多往出城。或有豪尊，不能去者，便利在器中，雇人除之。時有一人，名曰尼提，極貧至賤，無所趣向，仰客作除糞，得價自濟。爾時世尊，即知其應度，獨將阿難，入於城內，欲拔濟之。到一里頭，正值尼提，持一瓦器，盛滿不淨，欲往棄之。遙見世尊，極懷鄙愧，退從異道，隱屏欲去。垂當出里，復見世尊，倍用鄙恥，迴趣餘道，復欲避去，心意匆忙，以瓶打壁，瓶即破壞，屎尿澆身，深生慚愧，不忍見佛。是時世尊，就到其所，語尼提言：「欲出家不？」尼提答言：「如來尊重，金輪王種，翼從弟子，悉是貴人；我下賤弊惡之極，云何同彼而得出家？」世尊告曰：「我法清妙，猶如淨水，悉能洗除一切垢穢；亦如火能燒諸物，大小好惡，皆能焚之。我法亦爾，弘廣無邊，貧富貴賤，男之與女，有能修者，皆盡諸欲。」是時尼提，聞佛所說，信心即生，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出城外，大河水邊，洗浴其身，已得淨潔，將詣祇洹，為說經法，苦切之理，生死可畏，涅槃永安；霍然意解，獲初果證，合掌向佛，求作沙門。佛即告曰：「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在身，佛重解說四諦要法，諸漏得盡，成阿羅漢，三明六通，皆悉具足。

爾時國人，聞尼提出家，咸懷怨心，而作是言：「云何世尊，聽此賤人出家學道？我等如何，為其禮拜？設作供養，請佛及僧，斯人若來，污我床席。」展轉相語，乃聞於王。王聞亦怨恨，情用反側，即乘羽葆之車，與諸侍從，往詣祇洹，欲問如來所疑之事。既到門前，且小停息。祇洹門外，有一大石，尼提比丘，坐於石岩，縫補故衣，有七百天人，各持華香，而供養之，右邊敬禮。時王覩見，深用歡喜，到比丘所，而語之言：「我欲見佛，願為通白。」比丘即時，身沒石中，踊出於內，白世尊曰：「波斯匿王，今者在外，欲得來入覲省諮問。」佛告尼提：「從汝本

道，往語令前。」尼提尋時，還從石出，如似出水，無有罣礙，即語王言：「白佛已竟，王可進前。」王作此念：「向所疑事，且當置之，先當請問，此比丘者，有何福行，神力乃爾？」王入見佛，稽首佛足，右遶三匝，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向者比丘，神力難及，入石如水，出石無孔，姓字何等？願見告示。」世尊告曰：「是王國中，極賤之人，我已化度，得阿羅漢，大王故來，欲問斯義。」王聞佛語，慢心即除，欣悅無量，因告王曰：「凡人處世，尊卑貴賤，貧富苦樂，皆由宿行，而致斯果仁慈謙順，敬長愛小，則為貴人；凶惡強梁，憍恣自大，則為賤人。」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大聖出世，多所潤濟，如此凡陋下賤之人，拔其苦毒，使常安樂。此尼提者，有何因緣，生於賤處？復種何德，得遇聖尊，稟受仙化，尋成應真？唯願世尊！敷演分別。」

佛告王曰：「諦聽善持！吾當解說令汝開悟。乃往過去，迦葉如來，出現世間，滅度之後，有比丘僧凡十萬人。中有一沙門，作僧自在，身有疾患服藥自下，憍傲恃勢，不出便利，以金銀澡槃，就中盛尿，令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由在彼世，不能謙順，自恃多財，秉捉僧事，暫有微患，懶不自起，驅役聖人，令除糞穢。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乃至於今。由其出家，持戒功德，今值我世，聞法得道。」佛告大王：「欲知爾時僧自在者，今尼提比丘是。」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來出世，實為奇特，利益無量苦惱眾生。」佛告大王：「善哉善哉！如汝所言。」佛又告曰：「三界輪轉，無有定品，積善仁和，生於豪尊；習惡放恣，便生卑賤。」

王大歡喜，無有慢心，即起長跪，執尼提足，而為作禮，懺悔自謝，願除罪咎。世尊爾時，因為廣說法微妙之義，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樂。

爾時大會，聞佛所說，各獲道證，信受奉行。

賢愚經卷第七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三六)大劫賓寧品第三十一(丹本此品前在第四卷為十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國王名波斯匿，于時南方有國，名為金地，其王字劫賓寧。王有太子，名摩訶劫賓寧，其父崩背，太子嗣位，體性聰明，大力勇健，所統國土，三萬六千，兵眾殷熾，無能敵者，威風遠振，莫不摧伏。然與中國，不相交通。後有商客，往到金地，以四端細[(晶/且)*毛]，奉上彼王。王納受已，問商客言：「此物甚好，為出何處？」商客答曰：「出於中國。」王復問言：「其中國者，名字云何？」商客啟曰：「名羅悅祇，又名舍衛，其數眾多，不能具說。」王復問言：「中國諸王，以何等故不來獻我？」商客啟曰：「各自霸土，威名相齋，以是之故，不來承奉耳。」王自思惟：「今我力勢，能總威攝一切天下，何緣諸王不來承貢？今當加威令彼率伏。」復問商客：「中國諸王，何者最大？」商主白言：「舍衛國王，為第一大。」時金地王，即便遣使，詣舍衛國，持書示教，其理委備，告語其王波斯匿言：「我之威風，遍閭浮提，卿為所恃，斷絕使命，今故遣使共卿相聞。卿若臥時，聞我聲者，尋應起坐；若坐聞者，尋時應立；若食聞聲，應即吐哺；若沐聞聲，應即握髮；若住時聞，應即相趣。却後七日，與我相見，設不如是，吾當興兵破汝國界。」

波斯匿聞深用驚惶，即往詣佛，具白斯事。佛告王言：「王還語使云：『我不大，更有大王。』」王奉佛教，告彼使言：「世有聖王，近在此間。卿可到邊，傳汝王命。」使即時往詣於祇桓。于時世尊自變其身，作轉輪王，令目連作典兵臣，七寶侍從，皆悉備有。又化祇桓，令作寶城，繞城四邊，有七重塹，其間皆有七寶行樹雜色蓮花，不可稱計，光明晃晃，照然赫發。城中宮殿，亦是眾寶，王在殿上，尊嚴可畏。於是彼使，前入化城，既覩大

王，情甚驚悚，自念我君，無狀招禍；然不得已，以書示之。化王得書，蹋著脚下，告彼使言：「吾為大王，臨統四域，汝王頑迷，敢見違距。汝速還國，致宣吾教。信至之日，馳奔來覲，臥聞當起，坐聞應立，立聞吾令便當涉道。剋期七日，不得稽遲，敢違斯制，罪在不請。」

使受教竟，還詣本國，具以聞見，白金地王。王承斯問，深自咎責，合率所領諸小王輩，嚴辦車馬，欲朝大王，然有所疑，未便即路。先遣一使白大王言：「臣所總乘，三萬六千，王為當都去，將半去耶？」大王還報：「聽半留住，但將半來。」時金地王將萬八千小王，同時來到，既見化王，謁拜畢已，心作是念：「大王形貌，雖復勝我，力必不如。」化王于時，勅典兵臣，以弓與之；金地國王，手不能勝。化王還取，以指張弓，復持與之，勅令引挽；金地國王殊不能挽。化王復取，而彈扣之，三千世界，皆為振動。次復取箭，彎弓而射，離手之後，化為五發，其諸箭頭，各各皆出無數光明，其光明頭，皆有蓮花，大如車輪，一一花上，各各皆有一轉輪王，七寶具足，奮演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五道眾生，莫不蒙賴，諸天境界，見其光明，及聞說法，身心清淨，有得道果第二第三道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復有得住不退地者。人道眾生，見佛光明，及聞所說，心生踊躍，其中有得一道二道三道之者，出家入要得應真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得不退地，不可稱計。餓鬼中者見佛光明，及聞所說，皆得飽滿，身心清淨，無諸熱惱，皆生慈心，恭敬於佛，即得解脫，生人天中。畜生中者，見佛光明，貪欲瞋毒，皆得消除，癡心矇冥，尋得醒悟，皆悉歡喜，信敬於佛，即得解脫，生人天中。地獄中者，見佛光明，寒則熅煖，熱則清涼，苦痛之處，即得休息，身心踊躍，慈敬於佛，即得解脫，生人天中。

爾時摩訶劫賓寧王、金地諸王，見斯變已，其心信伏，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萬八千王，一時皆然。須臾之頃，佛攝神力，還復本形，諸比丘僧，前後圍繞。金地王眾，求索出家，佛即聽許，鬚髮自墮，袈裟在體，思惟妙法，盡得阿羅漢果。

阿難白佛：「此金地王，宿種何德，生在豪尊，功德巍巍，遭值佛世，逮成無漏？」

佛告阿難：「眾生由行受其果報。乃往過去，有迦葉佛，般涅槃後，有一長者，為起塔廟，造作堂閣，四供養具。歲月漸久，而塔崩落，床褥衣食，亦復斷絕。其主長者，有子比丘，便行勸化人民之類，各令減割用治斯塔，又設飲食床臥之具。諸人同心，咸共供承，因發誓願：『當來之世，富貴長壽，值佛出世，聞法獲證，行報無遺，皆令果成。』」佛告阿難：「爾時長者子比丘者，今金地王摩訶劫賓寧是。其諸人民受道化者，今萬八千諸王是也。」

佛說是法，眾會聞者，逮得道證，發心不退，受持至教，歡喜奉行。

◎

（三七）**梨耆彌七子品第三十二**（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二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梨耆彌，家居大富，生七男兒，為其娶妻，已至于六，殘第七子，當為求婦。自思惟言：「吾年衰邁，唯餘一兒，為之納婦，要令殊勝。」時此長者，有一親厚婆羅門，來共相見，因議語曰：「今我欲為小兒求婚，未能知處。卿自昔來，遊行諸國，今欲煩君，為我推覓，若見有女端政賢智，性命相宜，適我子意，乃當求之。」時婆羅門，即便然可。遍行看覓，到特叉尸利國，見有五百童女，群行遊戲，採取好花，用作拂飾。此婆羅門，隨逐觀之。轉復前行，當度少水，諸女子輩，皆脫革屣，中有一女，而獨不脫，并屣入水。轉復前行，續更有河，眾女褰衣爾乃入水，唯此一女，獨并衣入。前行林間，諸女各各上樹採花，時此一女，自不上樹，從他索之，得花甚多。時婆羅門，問此女言：「我有少疑，欲得相問。」其女答曰：「有疑便問。」婆羅門言：「向

者諸女，當入水時，盡脫革屣，汝獨不脫，有何意故？」時女答言：「汝癡何甚？所以作屣，正用護脚，陸地之事，眼有所見，荊棘瓦石，可得避之。水底隱匿，眼所不覩，儻有棘刺及諸毒虫，傷害人脚，是以不脫。」時婆羅門，復更問言：「以何事故，并衣入水？」時女答言：「女人之身，相有好惡，褰衣入水，為人所見，相好則可，不好嗤笑，以是事故，而不褰之。」時婆羅門，復更問言：「以何緣故，獨不上樹？」女便答言：「若當上樹，樹枝儻折，危害人身，以是事故，而不上耳。」此女即是波斯匿王弟曇摩訶羨女也。羨昔因罪逃奔彼國，便於其土，安家納娶，而生斯女，字毘舍利。

時婆羅門，聞女所說，知必賢能，而問女言：「汝父母在不？」女答曰：「在。」遂逐到門，求共相見。女入白父：「外有婆羅門，欲見大人。」時曇摩訶羨便出見之，問訊已竟，而語之言：「向者女子，是君女不？」答言：「是也。」「為有主未？」答言：「未也。」婆羅門言：「舍衛國中，有一大臣，字梨耆彌，君識之不？」答言：「舊識。」婆羅門言：「是梨耆彌，最下小兒端政聰明，欲求君女共為婚姻，可得爾不？」曇摩訶羨言：「彼是豪姓，本與匹偶，苟其欲得，情在無違。」已蒙許可，便共剋日，爾時有伴，往舍衛國。

時婆羅門，即作書疏與梨耆彌，陳說事狀。長者聞已，辦具娉物車馬騎乘，往特叉尸利國，漸近欲到，先遣使往。時曇摩訶羨善加敬待，即設賓會，以女娉之。諸事畢竟，當還舍衛。時此女母，於眾人前，囑其女言：「自今已後，常著好衣，恒食美食，日日照鏡，莫令斷絕。」女即長跪，奉受教勅。梨耆彌聞，陰用為恨。「人生一世，苦樂無定，好衣美食，如何得常？恒照明鏡，斯亦非理。」雖有此念，難不問之。客主相辭，於是別去，大小徒侶，進路歸國。於道中間，有一客舍，四面垂軒，極為清涼，其先到者在下休息，兒婦後至，啟白妣言：「此不可住，速出向外。」妣不違之，出向露處，左右數人，不肯出去。時有象馬，身體瘙痒以身揩柱，屋即崩壞，填殺下人。時梨耆彌，作是念言：「我今脫死，由是兒婦。」敬遇之心，倍益隆厚。即便駕乘，進

路而歸。到一大澗，草茂水美，眾人息駕，澗側而住。兒婦後到，便語之言：「住此不快，速出岸上。」即用其言，遠澗休息。須臾之間，便有雲起，震雷降雨，滂沛而下，溢澗流來。時梨耆彌，復重念曰：「吾等今日，再脫於死，由此兒婦，得全身命。」復勅嚴駕，涉道進前。

既達本國，中表親里，悉來慶問，長者欣悅，即設供具，共相娛樂，終竟一日，賓客既罷。是時長者，召諸兒婦，而告之曰：「吾今年高，厭眾事務，家居器物，欲有付託。卿等諸人，誰能為我知藏執鑰？」六大兒婦盡辭不堪，其第七者自言能任。于時長者，以諸藏鑰，悉以付之。既以受命，勤謹不懈，朝朝早起，灑掃堂舍，炊蒸已竟，先飯妯娌及諸男女，後飯奴婢僮僕，使人各各分處赴趣作業，然後自食，以是為常。妯娌見忠恪不與凡同，怪前母囑而不用之，便問之曰：「汝前來時，被母教勅：『好衣美食，日照明鏡。』其事云何？卿可說之。」兒婦長跪，具答事狀：「我母所約，著好衣者，體上大衣，教使愛護，恒令淨潔，時間客會，可得鮮妙；所勅美食，非為甘肥，教使晚飯飢虛得食，麤細盡美；其明鏡者，非銅鐵鏡，教令早起灑掃內外，端整床席，務令淨潔。我母所囑，其事如是。」時妯娌聞之，知有妙才，情存待遇，甚倍於前，家中眾物，悉以委之，歡喜泰然，無復憂慮。

時有群鴈，飛入海渚食噉粳米，食之既飽，銜穢翔來當王宮上失墮殿前。諸人見之，取用奉王。王見奇好，必中作藥，勅使留種莫得棄散，賦與諸臣各令殖之。時梨耆彌亦得少許持至於家，教令種之。兒婦奉取，驅率奴僕，調和畦田，於中下種，生長滋茂大獲子實；諸人種者，消息失度悉皆不生。時王夫人，欬得篤疾，召問諸醫治病所由。中有醫言：「當須海渚粳米作食，食之爾乃可差。」王自憶念：「昔得其種，賦人墾殖，今當推校為有為無？」即召諸臣，而問之言：「前勅種稻，為成熟不？今日急須用治困病。」諸臣各各自說本末，或云不生，或云鼠噉。時梨耆彌歸家問曰：「前種稻米，為獲實不？欲得與王治夫人病。」兒婦答言：「家內豐多，若用作藥足周一國，不齊一人也。」時

梨耆彌，即送與王，尋用作食，以與夫人。夫人食已，病得除愈。王甚歡喜，大與賞賜。

時特叉尸利舍衛二國，共相嫌隙，常不和順。時特叉尸利王，欲試舍衛有聖智不？遣一使者至舍衛國，送[馬*字]馬二匹，而是母子，形狀毛色，一類無異，能別識者實為大善。王及群臣，不能分別。時梨耆彌，從宮歸家，兒婦問言：「有何消息？」妣即答言如向所見。兒婦白言：「此事易知，何足為憂？但取好草，並頭而與，其是母者，推草與之；其是子者，挫搏食之。」時梨耆彌尋往白王，王如其語，以草試之，果如其策，母子區別。即語使者：「斯是馬母，彼是其駒。」時使答言：「審如來語，無有差錯。」王大歡喜，倍加爵賞。

時彼來使，還歸本國，具白諸理。時特叉尸利王，便更遣使，送於二蛇，羸細長短相似如一，能別雄雌者，斯亦大善。波斯匿王，及諸群臣，無能識者。時梨耆彌，歸問兒婦：「此復云何？」兒婦答言：「以一端細[(晶/且)*毛]，敷置於地，取此二蛇，用著[(晶/且)*毛]上，若是雌者，靜然不動，其是雄者，搔擾不寧。何以知之？女之為性，愛著細滑，得軟生染，不欲動搖；男子性剛，轉側不安。以此推之，可足知矣。」長者聞已，即往白王。王從其計，尋時試之，果如所言，了了識別。告彼使曰：「是雄是雌。」使尋報曰：「審爾不虛。」王甚慶悅，大賜財寶。

時彼國王，復送一木，長滿一丈，根杪正等，無有節目刀斧之迹，而語之曰：「若能識別此木上下，亦大快善，甚不可量。」王及諸臣，無能識者。時梨耆彌，復問兒婦，兒婦答曰：「此事易耳，但取其木，用著水中，根自沈沒，頭浮在上。」長者聞已，復往白王。王用其語，而便試之，果如其計，沈浮各殊。語彼使言：「浮者是頭，沈處是根。」時使答言：「信如所論。」王益歡喜，重與賞賜。

彼使還國，具白因緣。其王聞之，心用信伏，更遣使命，兼獻珍寶，因復語曰：「大王國中，實有賢達，自今以後，當修義好。」波斯匿王，情倍踴躍，召梨耆彌，而問之曰：「頃來諸事，

卿何由知？」梨耆彌言：「非臣所達，是臣兒婦之智辯耳。」國王聞已，深加欣敬，拜其兒婦，用為王妹。復經少時，兒婦懷妊，日月已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形體顏貌，端嚴挺特。年遂長大，勇健無雙，一人之力，敵於千夫，父母愛念，合國敬畏；後為納娶，各已備畢，純是國中豪賢之女。

時毘舍離，信心開解，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為說法，合家眷屬，得須陀洹，唯末小兒，未獲道迹。時乘白象，欲出遊戲，門外有壟，既深且廣，於其壟上，有大木橋，時此年少，適到橋宕，爾時復有輔相之子乘車外來，橋中相逢，各恃豪姓，不相開避。毘舍離兒，便懷瞋恚，就於象上，低身下向，捉輔相子并其車乘，擲置壟中，身體傷破，百節皆痛，啼哭而歸，白其父言：「毘舍離兒，橫見毀辱，傷我身體，苦痛若斯。」其父聞之，甚用懊惱，恤其子言：「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爭勝，當思密計以報此怨。」即以七寶，合為馬鞭三十二枚，用好純剛，作刀內中，三十二人，各遺一枚，而語之言：「汝等年少，體性自嬉，故作此鞭，而用相贈，幸可納之，恒捉在手。」諸人歡慶，便為受之。是時國法，見王之時，禮不帶刀。於是輔相，已見納受而常秉執，便向國王，深譖讒之，云：「毘舍離三十二子，年盛力壯，一人敵千，今懷異計，謀欲害王。」王雖聞之，情猶未信。復更白王：「事審不虛，現有證驗，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以此推之，事足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便信，謂必為然。選擇力士，安在宮內，一一召喚，於裏殺之。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繫縛封印，送與其妹。

當於是日，其毘舍離，請佛及僧就家供養，見王送函，謂為致供來相助辦，便欲開看。世尊告曰：「且住勿解，須待食竟。」食飽已訖，便命令坐，為其說法。「此身無常苦空無我，生多危懼，不得久立，眾惱纏縛，辛酸難計，恩愛別離互相悲戀，唐困身識，於道無益。唯有智者，能解此惡。」時毘舍離，霍然情悟，得阿那含道，歡喜合掌，白世尊言：「唯垂矜愍！見賜四願：一者諸病比丘，給足湯藥隨病飲食。二者看病比丘亦給其食。三者遠來比丘，先供養之。四者遠行比丘，給辦糧餉。所以者何？諸

病比丘，由無湯藥好飲食故，其病難差，或復沒命。瞻病比丘，由無食故，當捨乞食，早晚無時，病人所須或能差錯，違心恚怒，病則難愈，以是之故，當施其食。諸有他方遠來比丘，初到異土，未有知識，若行乞食，或值惡狗，或逢弊人，儻能瞋恚，傷損毀辱，以是之故，當先與食。遠去比丘，當須伴侶，由無糧餉，或不逮伴，道路遐險，多諸毒獸，設當獨涉或致危難。我以是故，當供給之。」

爾時世尊聞毘舍離求此四願，讚言：「善哉善哉！如汝所願，其德弘大，供佛無異。」即與眾僧，還到祇桓。

世尊去後，開函視之，三十二頭，悉在函中，由愛斷故，不生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哉！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爾？」三十二兒，婦家親族，聞此事理，極懷瞋恚，咸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共合兵馬，欲為報仇。」軍眾雲集，圍繞王宮。時王恐怖，退向佛所。諸人聞之，即引軍馬，往圍祇桓。爾時阿難，聞波斯匿王，殺毘舍離三十二子，婦家宗黨欲為報仇，長跪合掌，白世尊言：「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為王所殺？」

世尊告曰：「毘舍離子三十二人，不但今日為王所殺，三十二人一時頓死。汝今善聽！持之在心，當為汝說。」阿難曰：「諾。」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此三十二人，共為親友，相與言議，盜他一牛。彼時國中，有一老母，無有子息，單窮困厄。時諸偷兒，往詣其舍，欲共殺牛；老母歡喜，為辦薪水煮熟之具。臨下刀時牛跪勾命，諸人意盛，必欲殺之，牛便結誓：『汝今殺我，將來之世，我不置汝，正使得道，猶不相放。』立誓已竟，便為所殺。諸人燒煮，競共噉之，老母因次，亦得飽滿，欣悅而言：『由來安客，今日最善。』」佛告阿難：「爾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爾時盜牛人者，今毘舍離三十二子是。爾時老母者，今毘舍離是。由此果報，五百世中，常為所殺，乃至於今。彼時老母，由助喜故，五百世中，常為作母，極懷懊惱，今值我時，始獲道證。」

阿難合掌，重白佛言：「復修何福，豪富猛健？」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信敬三寶，其家大富，合集眾香，以油和之，欲往塗塔。於其中路，逢三十二人，因而勸之：『我欲以油塗塔，可相助佐，當得福德，世所生，端正多力。』時三十二人，歡喜共去。塗塔已竟，各作是言：『由是老母故，令我等得種福業，願所生處，尊榮富貴，恒為我母，我等為子，常莫相離，見佛聞法，疾得道果。』老母喜悅，便許可之。從是已來，五百世中，恒生尊貴。爾時老母，今毘舍離是。爾時三十二人，今三十二子是。」

時諸軍眾，聞佛所說，悲心便息，而作是言：「大王所刑，非適為之，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牛，猶尚如是。波斯匿王，是我曹主，云何懷惡，而欲危害？」即除器仗，自投王前，求哀請過；王亦釋然，不問其罪。

爾時世尊，因為四眾廣說諸法，善業應修，惡行應離，敷演分別四諦妙法。眾會聞者皆得道證，受持佛教，歡喜奉行。

（三八）設頭羅健寧品第三十三（丹本為二十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中。爾時賢者阿難，從座而起，整衣服長跪叉手，前白佛言：「阿若憍陳如，伴黨五人，宿有何慶，依何因緣，如來出世，法鼓初震獨先得聞，甘露法味特先得嘗？唯願垂哀！具為解說。」

於時世尊，告阿難言：「此五人者，先世之時，先食我肉，致得安隱，是故今日，先得法食，用致解脫。」

爾時阿難重白佛言：「先世食肉，有何因緣？願具開示。」

佛告之曰：「過去久遠，無量無數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設頭羅健寧，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二萬夫人嫖女。王有慈悲，憐念一切，人民之類，靡不蒙賴。爾時國中，有火星現，相師尋見，而白王言：『若火

星現，當旱不雨經十二年。今有此變，當如之何？』王聞是語，甚大憂愁：『若有此災，奈何民物？民命不濟，無復國土。』即合群臣，而共議之。眾臣咸曰：『當下諸國計現民口，復令算數倉籩現穀，知定斛斗，十二年中人得幾許。』王從其議，即時宣令，急勅算之。都計算竟，一切人民，日得一升，猶尚不足，從是已後，人民飢餓，死亡者眾。王自念曰：『當設何計濟活人民？』因與夫人嫫女，出遊園觀，到各休息。王伺眾眠寐，即從座起，向四方禮，因立誓言：『今此國人，飢羸無食，我捨此身，願為大魚，以我身肉，充濟一切。』即上樹端，自投於地，即時命終，於大河中，為化生魚，其身長大，五百由旬。

「爾時國中，有木工五人，各齎斤斧，往至河邊，規斫材木。彼魚見已，即作人語而告之曰：『汝等若飢，欲須食者，來取我肉；若復食飽，可齎持去。汝今先食我肉，而得充飽，後成佛時，當以法食濟脫汝等。汝可并告國人大小，有須食者，悉各來取。』五人歡喜，尋各斫取，食飽齎歸，因以其事具語國人。於是人民，展轉相語，遍閭浮提，悉皆來集，噉食其肉，一脇肉盡，即自轉身，復取一脇，皆復食盡，故處還生，復轉身與之。如是翻覆，恒以身肉，給濟一切，經十二年。其諸眾生，食其肉者，皆生慈心，命終之後，得生天上。」

「阿難！欲知爾時設頭羅健寧王者，則我身是。時五木工，先食我肉者，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其諸人民後食肉者，今八萬諸天，及諸弟子得度者是。我於爾時，先以身肉，充彼五人，令得濟活，是故今日最初說法，度彼五人，以我法身少分之肉，除彼三毒飢乏之苦。」

賢者阿難及諸會者，聞佛所說，且悲且喜，頂戴奉行。◎

賢愚經卷第七

賢愚經卷第八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三九）蓋事因緣品第三十四（丹本為三十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竹林精舍。慧命阿難，竹林中坐，心自思惟：「如來出世，甚奇甚特！今諸弟子，蒙佛恩澤，於四供養，無所乏少，各獲安隱，得盡苦際；一切世間，諸王臣民，亦得大利，遭值三寶，人民安樂，悉思世尊威力所致。」作是念已，從坐處起，來詣佛所。爾時世尊，為四部眾，廣說妙法。慧命阿難，前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合掌，向佛自說林中所念。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如來出世，實復奇特！令一切眾生皆獲利益。復次阿難！如來正覺，非但今日祐利眾生，過去世時，亦復利益。」

阿難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中，饒益眾生，其事云何？」

佛告阿難：「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四河水、二大國王，一王名曰婆羅提婆，晉言梵天，獨據三河，人民熾盛，然復寧弱；一王名曰罰闍達提，晉言金剛聚，唯得一河，人民亦少，然其國人悉皆勇健。時金剛聚，處于正殿，獨坐思惟：『如我今者，兵眾勇悍，而所獲水少，彼國寧弱獨霸三河，今當遣使和索一河。若與我者，共為親厚，國有好物，更相貢獻，若有艱難，共相赴救；若其不得，便當力逼而奪取之。』作是念已，召諸大臣共議此事，諸臣咸言：『今正是時。』即遣驛使，至梵天國，具以王意，宣示梵王。梵王聞此，復自思惟：『我國豐實，人眾亦多，又此國界，父王所有，轉用授我，至於力爭，我不下彼。』作是念已，報彼使言：『今此國土，非我所得，乃是父王，轉用見授。如我今者，力不減汝，汝欲力決，我不相畏。』使還本國，具以聞王。王即合軍，攻梵天國，共戰一交，梵天軍壞，乘背追躡，經至城邊，眾人怖縮，更不敢出，諸臣相將，悉共集會，詣

梵王所，咸皆同心，白大王言：『他國兵強，我國懦弱，惜一河水，今致此敗。如是不久，懼恐失國。唯願開意，以一河水與之，共為親厚，足得安全。』王心便開，可眾臣意。即時遣使，至彼軍中，白其王言：『我曹比國，用作惡為？所索河水，今以相與，我當以女為汝夫人，國有特物，更相貢贈，急難危嶮，共相赴救。』時金剛聚，從其來意，即迎其女，拜為夫人，各共和解，迴軍還國。

「經於數時，其王夫人，便覺有胎。懷妊之後，恒有自然七寶大蓋，常在身上，坐臥行立終不遠離。至滿十月，生一男兒，身紫金色，頭髮紺青，光相炳著，世之少雙，兒以出胎，蓋在其上。召諸相師，令相此兒。相師披看，舉手唱言：『善哉善哉！』異口同音白大王言：『今觀太子，德力無比，人相畢足，世之希有。』王及群臣，喜不自勝，即告相師，為其立字。爾時國法，依於二事，而為作字：一者瑞應，二者星宿。相師白王：『今此太子，入胎已來，有何等瑞？』王答之曰：『有七寶蓋，恒在其上。』便為作字剎羅伽利，晉言蓋事，以眾妙供，隨時承奉。年至成人，父便命終。葬送畢訖，諸小王臣，共立蓋事，用為大王。

「治政數年，出外遊觀，見諸人民耕種勞苦，問左右曰：『我國人眾，何以作此種種役使？』臣答王言：『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若其不爾，民命不存；民命不存，國則滅矣。』王便言曰：『若我福相應為王者，令我民眾獲自然穀，莫復作此。』發言已竟，一切人民，倉籩自滿，種種雜穀，隨意悉有。又經數時，復出外遊，見其國人，採薪汲水，舂磨作役，又問臣言：『今諸人眾，故復勞苦？何以爾耶？』臣白王言：『蒙王恩澤，獲自然穀，穀叵生食，事須成熟，是以庶民，辦作食調。』王復言曰：『若我福德，應為王者，令吾國內一切人民，若欲食時，有自然食，恒在其前。』發言已訖，合境皆獲自然之食。又復經時，王更出遊觀，見眾人忽忽各執所務，紡織裁縫，辦具衣調。王問臣言：『此諸人等！何以故爾，辛苦執作？』臣白王言：『蒙大王恩，獲自然食，今者作役，辦具衣裳。』王復言曰：『若我福德，應為王者，使吾國內一切樹木出自然衣。』適發此語，國中諸樹，

皆出妙衣，極為細濡，青黃赤白，隨人所好。又經數時，王復出遊，見於人民各各競共作諸樂器，王復問臣：『我國人民，何以故爾，勞煩執作？』臣白王言：『此諸人等，蒙大王恩，衣食自然，各獲安隱，事須伎樂，用自娛樂，是以今者治伎樂器。』王便言曰：『若我有福，應為王者，令我國中一切樹上，皆有種種樂器，鼓具琴瑟、琵琶箏篴，一切所須，稱意悉有。』

「又經數時，諸王臣民，悉來拜賀，值王食時；時王即請，留與飲食。爾時諸臣，得王飯食，百味具足，咸共白言：『臣等家食，其味薄少，今得王食，美味非凡。』王告之曰：『卿等臣民，若欲常得如我食者，用吾食時，食者皆得如是之食。』即勅司官：『吾食時到，恒鳴大鼓，令諸人民悉得聞知，用我時食，當得百味上妙之供。』從是已後，食便鳴鼓，一切人民，承音念食，百味上饌，自然在前，人民優樂，不可具陳。

「時王梵天，遣使來至蓋事王國，語蓋事言：『汝父在時，我以河水，用與汝父，汝父已終，宜當還我。』時蓋事王，報彼使曰：『我今境土，及以河水，亦非我力，強從汝得，然我為王，不勞民物。此蓋小事，宜停在後，須我面與汝王相見，乃當宣備國土之要。』使還到國，一一白王，王然其意，剋日共期。期日已滿，二王俱進，軍眾圍遶，甚多無數，各安大營，在河一邊，二王乘船，河中相見。時王梵天，初見蓋事，身色晃曜，如紫金山，頭髮奕奕，如紺琉璃，其目廣長，人中難有，敬心內發，謂是梵天。到相問訊，對坐一處，談兩國土，論索水事。蓋事報曰：『我國人民，所欲自然，亦無貲輸王役之勞。』所言未訖，食時已至，蓋事王軍，鳴鼓欲食。時梵天王，甚以惶懼，謂欲牽攝而取殺之，怖不自寧起謝已過，手足四布，腹拍前地。蓋事自起，曉令還坐。復語之曰：『大王！何以恐怖如是？我軍食時，恒自鳴鼓。所以爾者？是我食時，用我時食，皆獲百味上饌之供。』時王梵天復起合掌，白蓋事曰：『唯願大王！普見臨覆我及國人，悉願降附，令諸民庶悉蒙恩澤。』於是蓋事，典閭浮提，一切人民，盡獲安樂。

「登位之後，處於正殿，群僚百官，宿衛侍立。日初出時，有金輪寶從東方來，王遙見之，即下御座，右膝著地，向於輪所，以手三招，輪已來至，千輻具足，光色眇著。王告之曰：『若我應作轉輪王者，如法住處，汝便住中。』於是輪寶，當在王前虛空中住，其輪去地七多羅樹；象寶、神珠、玉女、典兵、典藏寶，次第來至。時蓋事王七寶具足，典四天下，一切眾生，蒙王恩德，所欲自恣，王悉教令脩行十善，壽終之後，皆得生天。」

佛告阿難：「爾時刹羅伽利王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爾時父王罰闍達提，今現我父淨飯王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我因往昔慈愍眾生，恒以財法而攝取之，從是因緣，自致成佛，三界獨尊，無與等者。以此義故，一切眾生，皆應修習大慈潤益。」

爾時阿難復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中，刹羅伽利轉輪聖王，以何因緣獲如是等無量功德，初入母胎寶蓋隨覆？」

佛告阿難：「乃復過去久遠，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波羅捺國，仙人山中，有辟支佛，恒於山中止住。時辟支佛，患身不調，往問藥師。藥師語曰：『汝有風病，當須服乳。』時彼國中，有一薩薄，名曰阿利耶蜜羅，晉言聖友。時辟支佛，往告其家，陳病所由，從其乞乳。薩薄歡喜，便請供養，日給其乳，經於三月。三月已竟，身病得差，感其善意，欲使主人獲大利益，踊在空中，坐臥行立，身出水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又復現小入秋毫之裏，如是種種，現十八變。於是聖友，極懷歡喜。復從空下，重受其供，經於數時，乃入涅槃。薩薄悲悼，追念無量，闍維其身，收取舍利，盛以寶瓶，用起鑰婆，香花伎樂，種種妙物，持用供養。所捉大蓋，以置其上，盡其形壽，供養此塔。由其供養一辟支佛，四事供養，因此福報，無量世中，或生天上，或處人中，尊豪挺特，世之少雙。」又告阿難：「一切眾生，在家出家，皆應脩福，生生之中，獲如是利。」

爾時阿難，及諸會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大施抒海品第三十五（丹本為三十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念須侍者，諸尊弟子憍陳如等，各共觀察，知佛所念。時憍陳如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合掌長跪白佛：「貪得侍近捉衣持鉢，唯願垂愍！賜教聽許。」佛告之曰：「汝年老邁，自須給侍，何忍使汝復見供事？」時憍陳如知佛不聽，禮已還坐。摩訶迦葉、舍利弗、目犍連，及諸弟子五百人等，次第白佛，皆求給侍，佛皆不聽。時阿那律試觀佛意，見佛志趣，心在阿難，如日在東照于舍宅，光從東牖直至西壁，世尊志意亦復如是；諸大弟子，皆亦觀知。時舍利弗及目犍連，從坐處起，到阿難前，語阿難言：「世尊志意，欲得於仁以為侍者。仁有善利，獨蒙稱可，宜速往白求為佛侍。」時賢者阿難，見諸上座來到其前，又聞其語，尋起合掌，白上座言：「世尊德重，智慧深遠，以我常近親侍奉事，懼招罪尤，自遺殃患。」舍利弗等復語之言：「今觀世尊，專注致意，欲得於仁以為侍者，如日初出照于室宅，光從東牖直照西壁，世尊注心亦復如是。又復世尊，究人情能知仁堪任，是以留意，宜時速白求為侍者。」賢者阿難重得是語，思惟是事，靡知所如，復更合掌，白諸上座：「若今世尊賜我三願，我乃堪任為佛侍者。何謂為三？世尊故衣，勿與我著。世尊殘食，莫令我噉。時節進現，隨我裁量。賜此三願，乃能侍佛。」舍利弗等聞是語已，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佛聞此已，告舍利弗：「諸弟子等！阿難所以求索不著我故衣者，阿難長慮恐諸弟子懷嫉妬者，而生此心：『國王臣民，諸檀越輩，施佛貴價細濡之衣；阿難貪此，故求給事。』復索不噉我殘食者，慮諸弟子復生此心：『如來鉢中，所食之餘，甘美百味，世無此食；阿難嗜故，而來側近。』阿難所以索自裁量時節進現者，慮諸弟子及外道眾來求進現，有所難問，不知時節，儻相惱觸，又為侍者，當候時節，飲食所宜，便身益體，一一制度，慮過見及。是以先預索此三願。又復阿難，不但今日索自知時，過去世時，奉侍於我，善知時宜。」

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不審過去奉事於佛，善知時宜，其事云何？」

佛告舍利弗：「汝欲聞者，諦聽著心！當為汝說。」「唯然世尊！諾當善聽。」

佛告舍利弗：「乃往過去無數無量阿僧祇劫，有大國王，領閭浮提八萬四千小國、八十億聚落，王所住城，名婆樓施舍。於是城中，有一婆羅門，號尼拘樓陀，聰明博達，天才殊邈，王甚宗戴，師而事之；八萬四千諸小國王，悉遙敬慕，瞻仰所在，四遠貢獻，遣使諮承，略而言之，如奉大王。於是婆羅門，富敵王家，但無子息可以紹繼，出入坐臥，每懷此愁，不知何方可以得子？即禱祀梵天、天帝四王、摩醯跋羅，及餘諸天日月星宿、山河樹神，種種禱祀，無所不遍。剋誠積報經十二年，其大夫人便覺有娠，聰明女人，能得知此，自知所懷，必是男兒，即以情事白婆羅門。婆羅門歡喜，倍增怡躍，即勅家內夫人嫫女，來共擁護夫人進止，飲食床薦，極令細濡，調適稱給，莫違其意。十月已滿，便生男兒，身紫金色，頭髮紺青，端正超異，人相難有。婆羅門見，喜不自勝，即召相師，來共相之。相師披觀，嘆未曾有，此兒相好，福德弘廣，天下所瞻，如子賴母。其父歡喜，勅為立字。天竺作字，依於二種：或依星宿，或依變異。相師便問：『懷妊以來，有何變異？』其父答言：『此兒之母，素來忌惡，少於慈順，不脩慈慧；自懷妊來，心性改異，矜憐苦厄，如母愛子，志好布施，無有貪惜。』相師聞之，歡喜而言：『是此兒志，故使然也。當為立字號摩訶闍迦樊，晉言大施。』

「其兒漸大，父甚愛念，別為作宮，立三時殿，冬溫夏涼，春秋居中，安諸妓侍，以娛樂之。其兒聰明，好樂學問，誦持俗典，十八部書，文既通利，并善其義，學諸技術，靡所不通。其後大施白其父言：『久在深宮，思欲出遊。』父聞此語，即勅臣吏：『我子大施，欲出遊行，掃灑街陌，除諸不淨，豎諸幢幡，散華燒香，莊嚴道路，極令潔淨。』施設辦已，大施於是乘大白象，七寶校飾，搥鍾鳴鼓，作倡伎樂，千乘萬騎，導從前後，行

大御道，往詣城門。於時國中人民之類，於樓閣上，挾道兩邊，競共觀看，無有厭足，皆各言曰：『甚奇甚妙！觀其威相，猶如梵天。』轉復前行，見諸乞兒，著弊壞衣，執持破器，卑言求哀：『匄我少許。』大施見之，而問之曰：『汝等何以辛苦乃爾？』或有答言：『我無父母兄弟妻子，貧窮孤癯，無所恃怙。』或有答言：『我有長病，不能作役，自活無路。』或有答言：『我之不幸，數遭破亡，債負盈集，身口所切，無方自濟，是以行乞，以託餘命。』大施聞已，酸嘆而去。次復前行，見諸屠兒，剝畜生，削割枰賣。大施見問：『咄作何等？』各各言曰：『祖父已來，屠殺為業，若捨此事，無以自濟。』大施嘆息，捨之而去。次見耕者，以犁墾地，虫從土出，蝦蟇拾吞，復有蛇來，吞食蝦蟇，孔雀飛來，啄食其蛇。大施問之：『此作何等？』答言：『墾地於中下種，後當得穀以自供養，并復當得以輸王家。』大施聞已，深歎而去。次復前行，見諸獵者，張網設置，捕諸禽獸；見諸禽獸，墮置網中，自挽自頓，不能得脫，悲鳴相喚，各懷怖懼。大施見之，『何以作此？』各共答言：『我等唯仰獵殺為業，若不為此，存活無路。』聞其語已，酸傷而去。次復前行，見捕魚師，張設羅網，所得甚多，積著陸地，趣能動搖。復問其故：『咄何以爾？』各前答言：『祖父已來，無餘生業，唯仰捕魚，賣供衣食。』大施見已，甚懷愍悼，而自思惟：『是諸眾生，皆由貧窮乏衣食故，為此惡業，殺害眾生，歡喜極意；壽終之後，當歸三塗，從冥入冥，何其怪哉？』作是念已，迴駕還宮，思憶是事，愁憂不樂。往見其父，求索一願。父語大施：『隨汝所求，終不相違。』即自說言：『先日出遊，觀彼人民，求衣求食，勞形役思，殺害欺誑，具諸惡業，意甚矜憐，思欲賑給。唯願垂恩，施我大藏，聽自恣施濟眾所乏。』父告之曰：『我聚財寶，盡為汝故，汝意欲爾，奈何相違？』

「兒得父教，即勅宣下一切人民：『摩訶闍迦樊欲設大檀，有所須者，皆悉來取。』唱令已訖，沙門婆羅門、貧窮負債、孤苦疾病，諸城道路前後而去。諸人民輩，有從百里二三百千里來者，復從三千五千萬里來者，皆強弱相扶，四方雲集，一切給

與，滿其所願。須衣與衣，須食給食，金銀七寶，車馬輦輿，園田六畜，稱意而與。如是布施，經數時中，諸藏之物，三分已二、時典藏吏，往白其父：『摩訶闍迦樊，自布施來，藏物三分，已施其二。諸王信使，當有往返，願熟思惟，後勿見責。』父聞吏語，自思惟言：『吾愛此子，不能距逆，寧復空藏，何能中斷如是布施？』復經數時，用殘藏物，三分復二。吏復更白：『前所殘物，三分之中已更用二。諸王信使，事須報知，今藏垂空，願更重思。』時婆羅門而語吏言：『吾愛此子，愛心隆厚未曾違失、面折其意。汝可方便，假設因緣，來求物時乍稱不在，且令餘殘延引日月。』吏得語已，即閉藏戶，小復他行。乞兒來集，至大施所，大施將來詣吏求物，其吏不在，比行推覓，經歷時節，困乃得之，雖復得物，不稱時要。大施自念：『今此小吏自力何敢不承受我？將是父意故使爾耳。又人子之法，不宜空竭父母之藏令其盡也。今此藏中，所殘無幾。』作是念已，『我當云何多得財寶，用滿我意，濟給群生？』即問諸人：『今此世間，作何事業，可得多財用之難盡？』或有人言：『多種五穀，脩治園圃，可得多財。』或有人言：『多養六畜，隨時蕃息，可得多財。』或有人言：『不避劇難，遠出行估，最得多財。』或有人言：『唯有入海，採取珍寶，最得多財。』大施聞此，而自言曰：『耕種養畜，遠出行估，既非我宜，得利無幾。唯有入海，此計可從。我當力勵，求辦此事。』作是念已，往白父母：『今欲入海，求多珍寶，還用施給，濟民所乏，唯願見聽，得遂所志。』

「父母聞語，驚而問言：『世人入海，窮貧無計，分棄身命，無所顧戀。汝有何事，復欲習此？若欲布施，我家所有，一切眾物，及藏中殘，盡令汝用，莫入大海。又復海中，眾難甚多，水浪迴波，摩竭大魚，惡龍羅刹，水色之山，如是眾嶮，難可經過。汝有何急，投身此難？我等命存，終不相聽。宜息汝意，勿多紛紜。』大施聞此，願不從心，甚懷悒惑，而自心念：『我今所願，欲辦大事，設復貪身，事何由成？』以身布地，伏父母前，而自言曰：『若必顧留，違我志願，伏身此地，終不復起。』父母聞此，心懷灼然，與諸內官，前諫喻曰：『海道遼遠，險難事多，

往者甚眾，來還者尠。我念求子，禱祀諸天，精誠懇惻，靡所不遍，經十二年，困乃從願。適汝長大，欲得捨我？念棄此志，還起飲食。』從一日二日至于六日，如是種種，諫喻求曉；其言如初，執志不迴。父母心懼，自共議言：『此兒前後，欲有所作，要令成辦，未曾中退，就令入海，猶望還期，今必拒遮，到其七日，交見其禍，為之奈何？宜當聽去，轉憂在後。』言議已決，俱來兒邊，各捉一手，而語兒言：『聽隨汝意，起還就食。』

「大施聞此，即起就飯。飯食已訖，即起出外，廣行宣令，告語眾人：『我今躬欲入海採寶，誰欲往者？可共俱進。我為薩薄，自辦行具。』於時國中，有五百人，聞是令已，僉然應命。即辦所須，剋定發日。日到裝駕，辭別趣道，王與群臣并其父母、諸王太子臣民之類，數千萬人，送到路次，各贈妙寶，供道所須，啼哭斷絕，於是別去。轉行數日，止宿曠野，值遇群賊，來欲伺盜；菩薩憐愍，即以所齋，盡用勾與。轉前到城，城名放鉢，城中有婆羅門，名迦毘梨。於時大施，往到其所，欲從貸索三千兩金。時婆羅門，有一妙女，身紫金色，頭髮紺青，端正絕世，更無儔類，八萬四千諸小國王，皆為太子，求悉不許。是時大施，到其門中，問迦毘梨：『欲共相見。』其女在內，聞外語聲，歡喜驚起，語父母言：『在外之者，斯是我舅。』時迦毘梨，即出相見，觀其色狀，知必非凡，聞其須金，一切許給。又復左手，捉金澡罐，右手捉女，語大施言：『今我此女，容貌殊異，諸王遣使，各為子求；今觀薩薄，端正相似，請以此女，用相奉侍。』大施答言：『我今方當涉難入海，焉知能得安全還不？預受君女，此非所以。』迦毘梨言：『若令吉還，當為我受。』是時大施，即許可之。

「時迦毘梨歡喜，便與三千兩金及餘所須。於是共別，轉前到海，勅語賈人牢治其船，令有七重，候風以至，推著海中，以七張大索，繫於岸邊，便搖鈴唱令，告眾賈人：『汝等皆聽海中之難，黑風羅刹，水浪洄復，惡龍毒氣，水色之山，摩竭大魚，眾難甚多。百伴入海，時一安還。誰欲退者，可於此住；索斷之後，欲悔無及。若能堅心，不顧身命，分捨父母兄弟妻子，際遇

安隱，得七寶還者，子孫七世，食用不盡。』作是令已，便斷一索，日日如是；七日復唱令已斷第七索，望風舉帆，船疾如箭，普與眾賈，到於寶所。大施多聞明識諸寶，輕重貴賤色貌好醜，示諸賈客，如是色寶，致之不重，價貴可取。如是輩寶，致重價賤，各共莫取。又復約勅，取寶多少，當令得中，多則船重，重則沈沒，少雖船輕，不補勞苦。誠語已訖，各勤採拾，積著船上，寶足裝嚴，便欲來還。於時大施，不欲上船，諸人悉集，問其意故，大施答言：『我欲前進至龍王宮求如意珠，盡我身命，不得不還。』眾賈聞此，愁慘無憐，各共白言：『我曹之等，憑賴薩薄，捐捨所重，冒嶮至此，冀望相因，全濟還家。今者云何，欲見棄捨？』大施答言：『我當為汝自誓求願，令汝曹等安隱還國。』諸賈人聞，心怖乃安。大施導師，手執香鑪，向於四方，而自立誓：『我不憚勞，涉海求珍，用濟群生飢乏之困，合集此德，用求佛道。若我至誠，所願當就，令此眾賈及船珍寶，不逢惡難，安全還國。』作誓已訖，眾賈前抱導師手足，涕泣愴恨，辭別還國。斷索舉帆，還閭浮提，皆蒙安隱，得出大海。

「爾時大施，與眾別後，前入於水，水可齊膝，行經七日；轉復前行，其水漸深，可齊於岐，復經七日；如是前進七日齊腰，七日齊項，七日恒浮，到一山邊，兩手捉木，刺山而上，經乎七日，乃徹山頂。於彼山上，平行七日，復還下山，七日徹下，到於水邊。水中皆有金色蓮花，有諸毒蛇，其毒極盛，悉以其身，纏蓮花根。菩薩見此，即自端坐繫心攝念，入慈三昧，念諸毒蛇本生之時，皆由瞋恚嫉妬倍盛，故生此中，受斯惡形，極以慈心，矜憐悲念，慈心已滿，彼諸蛇毒，皆自除歇。大施即起，躡花而行，復經七日，乃得度蛇。轉復前行，見諸羅刹，聞人香臭，皆來求覓。大施已見，攝心慈觀，諸羅刹輩，敬心自生，濡語來問：『欲何所至？』大施具答：『欲求如意寶珠。』羅刹歡喜，而自念言：『此福德人，去於龍宮，其道猶遠，云何使此經涉辛苦？我當接過於諸嶮難。』即時接去，度四百由旬，乃還放地。

「於是大施，轉自前行，見一銀城，白淨皦然，知是龍城，歡喜往趣。見其城外，有七重塹，滿諸塹中，皆有毒蛇，其毒猛

盛，視之可惡。大施導師，念諸毒蛇，皆由前身怒害多盛，故受如斯可惡之形，念慈哀愍如視赤子，慈心已滿，蛇毒悉除。即起蹈上，行詣龍城。見有二龍以身繞城，交頭門闔，見於大施，仰頭愕視。大施尋時，復入慈心，龍毒便除，低頭不視。大施即前，躡上而過。城中有龍，坐七寶殿，遙見菩薩，驚起自念：『今我城外，七重塹中，皆有毒蛇、餘龍、夜叉，無敢妄越。斯是何人，能來至此？』即前迎問，作禮恭敬，請令就座，坐七寶床，種種美饌，以用供養。食已談語，問其來意，菩薩答言：『閻浮提人，貧窮辛苦，求於財寶供衣食故，殺害欺誑，具造眾惡，命終之後，墜三惡道。意甚憐愍，欲救濟故，涉嶮遠來，見於大王，求旃陀摩尼，往用救濟，積此功德，誓求佛道。若不距逆，唯見給與。』龍王答言：『旃陀摩尼，難得之寶，汝故遐嶮，正來為此。若能開意，留住一月，受少微供，因為說法；旃陀摩尼，爾乃可得。』菩薩可之。龍王日日，供設百味，作諸伎樂，供養菩薩，菩薩便為具足分別四念處慧。經一月竟，辭當還去。龍王歡喜，解髻寶珠，以用奉上，因而言曰：『大士慈心，普濟難及，此志強猛，必至佛道，我願為作智慧弟子。』菩薩可之，而問之言：『今汝此珠，有何力能？』即答之言：『此珠能雨二千由旬一切所須。』菩薩自念：『此珠雖快，故未辦我曠濟大事。』諸龍大小，送到門外，重相辭謝。

「於是別去，轉復前行，遙見一城，純青琉璃，其色清潔，復前往趣。其城外邊，亦七重塹，諸塹之中亦滿毒蛇。菩薩見已，念此諸蛇，瞋妬所致，故來此中，受此毒形，端坐入慈，極加哀念，慈心已盛，毒皆得除。經蹈其上，往趣城門。亦見二龍，以身纏城，交頭門闔，已見菩薩，擎頭怒視。菩薩尋時，思惟慈心，慈心已滿，其毒復除，便復低頭，菩薩蹈過。爾時城中，有一龍王，坐七寶殿，遙見菩薩，驚起自念：『計我城外，七重蛇塹，諸龍夜叉，無能越者。此是何人，能來至此？』尋下迎問，恭敬作禮，請詣殿上，坐七寶床，辦諸百味，盛美飯食，食竟徐徐談問所由。菩薩因答故來之意：『唯欲求乞旃陀摩尼。』龍王白言：『旃陀摩尼，甚為難得！苟欲得者，願受我請，二月住此，并見

開示菩薩之行。』龍王供設種種飲食，作諸伎樂，而以供養，菩薩具足，為其分別四神足事。經二月已，辭當還去。龍王即出髻中寶珠，以用奉上，因立要誓：『大士勤心，悲濟群生，其心廣大，必至佛道，我願為作神足弟子。』菩薩可言：『如汝所願。』又復問：『此所與寶珠，力能云何？』龍即答言：『此珠能雨四千由旬一切所須。』菩薩自念：『此珠轉勝，雖復殊妙，未稱我意。』諸龍大小，送出門外，各懷戀恨。

「於是別後，轉更前進，見一金城，其色晃晃，甚為妙好，菩薩往趣。見其城外，亦七重塹，諸塹之中，亦滿毒蛇。菩薩自念，此諸毒蛇，亦由前身習患憎妬怒害盛故，受此毒形，端坐入慈，極加愛念，慈心已至，蛇毒皆除，便前登躡，蹈上而過。到於城門，亦見二龍，以身纏城，交頭門闔，已見菩薩，仰頭愕視，菩薩如法，入于慈定，龍毒得除，低頭而視，即前躡上，度入城中。彼時城中，亦有龍王，處於寶殿，遙見菩薩，愕然自念：『我此城外，有七重塹，滿中毒蛇，餘龍夜叉，無能越者。今此何人，能來至此？』心極奇怪，尋下迎問，致敬為禮，請令上殿，施七寶床，讓之令坐，坐已具食種種美味，食已徐問所以來意。菩薩答言：『閻浮提人，薄德窮苦，勞身役思，殺害欺誑為衣食故，具十不善，命終後，復墮三劇苦中，意甚愍傷，思欲救濟。承海龍王，有如意珠，故涉遐嶮，唯望得此。』龍王答言：『如意寶珠，此難得物，大士故來，望當相與。若欲得者，四月留住，受我微供，并見教誨。』菩薩尋可。龍王歡喜，日日施設百味上美，躬自斟酌，奉進甘食，亦復勅作種種伎樂，菩薩恒為分別諸法名字本末，廣宣其義。龍王敬慕，專意聽受，朝夕問訊不失時節，隨時所須龍自裁量，諸龍夜叉來欲求現，可進可退，自立限度，奉事四月，善知時宜。四月已竟，菩薩辭去。爾時其龍即解髻中如意之珠，用奉上之，因立誓願：『大士弘誓，慈心曠濟，悲彼群生，不憚勤勞，必能成佛，拔濟荼蓼，願作侍者總持弟子。』菩薩許之。又復問言：『所可施珠，力能何如？』龍王答言：『此珠能雨八千由旬七寶所須。』菩薩歡喜，而自念言：『閻浮提地，

七千由旬，此珠之德，副我所望。』前後所得，凡有三珠，繫在衣角，即起出城。諸龍大小，送到城外，各懷悲戀，遂共別去。

「菩薩到前，捉珠求願：『若今實是旃陀摩尼，當令我身能飛虛空。』求願已訖，即舉其身，便能飛翔，出于海外。已度海難，小眠休息，是時海中，有諸龍輩，自共議言：『我曹海中，唯此三珠，其德甚大，難有般比，此人皆能，索得持去。可惜此寶，當還攝取。』言議已竟，密解持去。菩薩眠覺，看珠不在，即自思惟：『此中無人，必是海龍，持我寶去。我為此珠，經涉遐嶮，今垂還國滿我所願。雖取我珠，吾終不放，會當盡力抒此海水，誓心剋志，畢命於此，若不得珠，終不空歸。』思惟已定，即行海邊，得一龜甲，兩手捉持，方欲抒海，海神知意，來問之曰：『海水深廣，三百三十六萬里，正使一切人民之類，盡來共抒，不能使減，況汝一身，而欲辦此？』菩薩答言：『若人至心，欲有所作，事無不辦。我得此寶，當用饒益一切群生，以此功德，用求佛道。我心不懈，何以不能？』是時首陀會天，遙見菩薩，一身一意，獨執勤勞，欲用充濟安樂一切。『我曹云何不往佐助？』展轉相語，來至其所。菩薩下器，一切諸天，盡以天衣，同舁水中，菩薩出器，諸天舉衣，棄著餘處，一反抒海，減四十里；二反抒之，減八十里；三反抒之，減百二十里。其龍惶怖，來到其所，語言：『止止！更莫抒海！』菩薩尋休。龍來問言：『汝求此寶，用作何等？』菩薩答言：『欲用給濟一切眾生。』龍復問言：『如汝言者，我曹海中眾生甚多，何以不與，必欲得去？』菩薩答言：『海中之類亦是眾生，然無劇苦。如閻浮提人民之類，為錢財故，殺害欺誑，作十不善，死墮三途。我以人類，解於法化，故來索寶，先充所乏，後以十善，而勸誨之。』龍聞其語，出珠還之。爾時海神，見其精進強力所作，即作誓言：『汝今如是，精進不休，必成佛道，我願為作精進弟子。』

「菩薩得珠，復更飛去。到便先問入海同伴賈客，即下在地。同伴見之，驚喜無量，皆共歎言：『甚奇甚特！』轉復前行，到放鉢城，迦毘梨婆羅門，聞於菩薩海中吉還，歡喜踊躍，出迎問訊，并請同伴，為設客會，辦具種種餽饈飲食，食訖談敘行路恤

耗。是時菩薩持其寶珠，指歷其家，婆羅門家內，諸藏悉滿，會者覩此，歎未曾有。時迦毘梨，莊嚴其女，若干種寶，校飾其身，躬手自捉金寶澡罐，先自洗手，後牽女臂，授與菩薩。菩薩為受。迦毘梨歡喜，嚴五百伎女，擇取才能工為伎者，具五百白象，眾寶莊校，極令奇異，用送其女。菩薩勅伴，駕乘即路，城中大小，送到道次，作眾伎樂，導從還國。

「大施父母，自與兒別，憂結迷憤，啼哭過哀，其目俱冥，盲無所見。兒還到國，禮拜問訊，父母聞聲，以手摩捫，爾時審知大施還國，悲喜交代，窮責其子：『汝實無狀，捨我入海，困苦我曹，微命趣存。汝大海中，得何等物？』菩薩出珠，以授父母，父母手捉，而自言曰：『今我藏中，如斯石比，亦不少也。何用辛苦，方乃得此？』菩薩取珠，指父母眼，目欸明淨，如風除雲，既還得視，心遂欣豫，感此珠德，嘆言：『甚奇！汝雖辛苦，功不唐捐。』菩薩復捉其珠，而從求願：『若是旃陀摩尼者，使我父母，身下自然，當有七寶奇妙珍異床座，上有嚴淨七寶大蓋。』言訖尋成，一切皆喜。菩薩復更捉珠求願：『令我父母及王臣民，一切諸藏皆悉盈滿。』即以其珠，四向歷訖，如語悉滿，莫不驚喜。即時遣人，乘八千里象，告閻浮提一切人民：『摩訶闍迦樊，海中吉還，得如意珠，其德殊異，却後七日，當令其珠雨於一切珍寶衣食，隨人所須，自恣而取，皆各齋戒，儲[仁-二+(亡/大)]以待。』

「告下遍已，七日頭到，大施菩薩，沐浴其身，著新淨衣，至平坦地，即持其珠，著高幢頭，手執香鑪，四方求願：『閻浮提人，貧窮辛苦，欲得濟給令無有乏，若當實是旃陀摩尼者，便當次第雨眾所須。』求願已訖，四方陰雲，即時風起，吹諸不淨，瑕穢糞掃，皆悉除去。次雨微水，以掩塵土，次雨飲食，百味上美，次雨五穀，次雨衣服，次雨七寶種種奇珍，閻浮提內，眾寶積滿。人民之類，自恣而取，上妙衣食，盈溢有餘，視諸珍寶，猶如瓦石。爾時菩薩，觀民充足，即遣臣吏四遠，告下閻浮提內，咸使聞知：『汝等群民！先由窮乏，求於衣食及諸財寶，更相欺誑，殺害極意自利忘義，不惟罪福，命終皆墮三塗之中，從冥入

冥，受罪多劫。常相悲憐，無由相濟，故忘形苦，涉嶮入海，得此寶珠，來用相救。汝等既已更無乏短，念自剋勵勤脩十善，攝身口意，慈仁孝順，精進御意，勿懷放逸。』種種方便，廣勅奉善，因作文書，告諸王臣，騰其法誨，咸令聞知，更相勸督，勿妄為非。爾時一切閻浮提內，既蒙大恩慈澤霑潤，各思何方，仰酬至德？又蒙優教，勅使脩善，咸皆慕義，專習慈敬，制身口意，不妄犯非，命終之後，皆得生天。

「如是，舍利弗！欲知爾時父婆羅門尼拘樓陀者，今現我父淨飯王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時大施者，今我身是。銀城中龍者，今舍利弗是。琉璃城中龍者，今日犍連是。金城中龍者，今阿難是。時海神者，今離越是。阿難為龍王時，奉事於我，善知時宜，乃至今日，素自知時。阿難欲得此三願者，隨從其意。」

阿難聞此，歡喜踊躍，從座處起，長跪白佛：「當盡形壽為佛侍者。」

時諸會者，聞佛所說，感念大恩，專心剋勵，思惟四諦諸法出要，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善根因緣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有得住不退地者，咸共歡喜，頂戴奉行。

賢愚經卷第八

賢愚經卷第九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四一）◎淨居天請佛洗品第三十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已為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煖水，調和適體，蘇油浣草，皆悉備有。施設已辦，白世尊曰：「食具已訖，唯聖知時。」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受其供，盡共洗浴，并享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坐。是時阿難，長跪合掌，白世尊曰：「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妙好，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唯願世尊！敷演其事。」

佛告阿難：「諦聽善持！吾當解說。乃往過去，毘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毘婆尸佛說浴僧之德，情中欣然，思設供養，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施洗具，并及飲食，請佛眾僧，而已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

佛告阿難：「而此天者，非但今日請佛及僧，尸棄佛時亦來世間，供養世尊及於眾僧，乃至迦葉佛時，亦復如是。」

佛告阿難：「此天非但承供七佛，於當來世賢劫之中，興千佛出，亦當一一洗佛及僧，猶如今日無有差別。」爾時世尊，因受天記：「於未來世，滿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號曰淨身，十號具足，所化眾生，不可限量。」

爾時阿難，及諸四眾，聞佛所說，歡喜無量，咸作是言：「如來出世，所利益大，如是少施，獲報彌多。」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如汝所言。」因為眾會，廣說妙法。其聞法者，有得道迹、往來、不還、逮應真者，發大道意，各各歡喜，頂受奉行。

（四二）善事太子入海品第三十七（丹本此品却在九卷為四十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僧，圍繞說法。爾時賢者阿難，見提婆達多，於如來所，常懷嫉妬，驅飲醉象，推山鎮佛，種種方便，欲得危害。然佛慈心，常有矜愍，於羅睺羅及提婆達多，視之一等無有差別。賢者阿難，覩其如是，常懷怨恨，思惟在意，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長跪合掌，歎說是事。佛告阿難：「提婆達多不但今日興惡於我，宿世之時亦傷害我，然我於彼常慈念之。」

賢者阿難即白佛言：「不審宿世，提婆達多，亦為傷害，爾時慈愍，其事云何？願具說示。」

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數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曰勒那跋彌，晉言寶鎧，領五百小國王，有五百夫人嫫女，皆無有子。王便禱祠諸天日月山海樹神，經年歷紀，不獲子息。王大愁憂，而自念言：『我今無子，旦夕崩亡，國無紹繼，天下必亂。所以者何？五百諸臣，不相賓伏，便當力爭，強弱相歎，枉殺無辜，亡國喪民，莫不由此。』念是事已，益增憤惱。時有天神，知王至意，於王夢中，而語王言：『城外林中，有二仙士，其第一仙，身有金色，福德聰辯，不可逮及，汝苟須子，可往求請，必當迴意來生王家。』王尋驚悟，差有喜色，即勅駕乘，單將數人，遍至推覓，便得見之，即向求哀，種種自說，國無繼嗣，憂深慮重。『貪屈大仙，來生我家，紹繼國嗣，去我憂患。若不見恥，唯垂見顧。』爾時仙人，見王殷勤，不忍拒逆，即便可之。第二仙人，復語王言：『我亦當往生於王家。』王大歡喜，便辭還宮。

「經歷數時，金色仙人，即取命終。王大夫人，名曰蘇摩，即覺有娠。聰明女人，能得此智知所懷妊，分別男女，便自說言：

『我所懷妊，必當是男。』王及宮內，聞此語已，欣悅無量。王勅宮內夫人嫫女，盡共承給，稱悅其意，床褥飲食，極令細軟，將護進止，不臨危險。十月已滿，其大夫人，便生男兒，端正絕異，身紫金色，其髮紺青，人相具足，王及內外，觀之無厭。因召相師，令占相之。相師尋詣，上下觀相，歡喜踊躍，而白王言：『此兒相好，人中難有，聰明福德，不可逮及。』王聞遂喜，復告相師，可為立字。相師問王：『今此太子，受胎已來，有何變異？』王即答言：『此太子母，索來妬惡，樂人之過，妄舉姦非，見他人善，心不為喜；懷妊已來，志性改異，為人慈仁，矜愚愛智，好修施惠，等意護養。』相師聞此，讚言：『善哉！此是兒志，寄情於母。』便為立字，字迦良那伽梨，晉言善事。其第二夫人，名曰弗巴，第二仙人，亦復命終，生於第二夫人腹中，日月足滿，便生男兒，形體狀貌，無他殊異。復召相師，而瞻相之。相師披觀，而語之言：『此太子者，是常人耳，福德智能，為足自任。』王復勅之，為其立字。相師復言：『有何異事？』王語相師：『此太子母，索性忠良，為人慈順，樂宣人善；懷妊已來，返更樂惡，嫉妬賢能，見善不喜。』相師復言：『此亦兒志，寄之於母，故使然耳。』因即立字，為波婆伽梨，晉言惡事。

「其王爾時，注心愛念迦良那伽梨，不失其意，即勅為起三時之殿，冬時居溫殿，春秋居中殿，夏時居涼殿，安置伎樂，而娛樂之。太子漸大，聰辯殊異，學諸世典，十八部經，誦持通利，善其義理。後辭出遊，王即聽之，勅治道陌，除去不淨，乘大白象，金銀校餽，千乘萬騎，導從前後，街道陌中，一切人民，挾道兩邊，諸樓閣上，觀者無數，皆言太子：『熟似梵天，威相姿貌，人中希有。』爾時太子，見諸乞兒，身體羸瘦，衣被弊壞，左捉破器，右持折杖，卑言求哀，從人乞匄。太子問曰：『何以乃爾？』群臣答言：『如此人輩，或無父母，孤窮單獨，無所依仰，癰疾狂病，不能作役，無一錢儲，身口所切，是使爾耳。』太子慈愍，心深增悼。轉復前行，見諸屠兒，殺害畜生，稍割稱賣。太子問言：『何以作此？』尋各答言：『我不必樂，祖父已來，以此為業，若捨此事，無以自濟。』太子聞此，長歎而去。

轉前到田，見諸耕者，墾地蟲出，蝦蟇拾吞，復見有蛇，吞食蝦蟇，孔雀飛來，啄食其蛇。太子問人：『此作何等？』耕者答言：『此是我業，於中下種，後當得穀，以自供食，并輸王家。』太子歎曰：『人由飲食，殺害眾生，役身役力，辛苦乃爾。』轉復前行，見諸獵師，趣向群鳥，挽弓欲射，復見安網，張施在地，見諸禽獸，墮在其中，驚張鳴吼，不能得脫。太子問言：『皆作何等？』咸皆答言：『捕諸禽獸，以自供濟。』太子聞此，深歎捨去。到河池邊，見捕魚師，張網捕魚，狼藉在地，跳踉申縮，死者無數。太子復問，皆各答言：『我仰此魚，用供衣食。』太子長歎，愍哀群生。『為衣食故，乃當如是，殺害眾生，供俟身口；殃罪日滋，後報如何？』便迴還宮，憂念不樂，往白父王：『願賜一願。』王答之曰：『恣汝所欲，不相違逆。』太子白王：『出行遊觀，覩彼群品，為衣食故，欺誑殺害，積罪日增，意甚悼愍，欲得供濟。願王聽我，用於王藏，自恣布施，充民所乏。』王於太子，倍加愛念，聞其所語，不能違意，即便可之。

「於是太子，即時宣下，告諸人民：『迦良那伽梨太子，布施窮困乏短之者，一切施給，皆悉來取，若有欲須金銀寶物衣服飲食及諸所須，當施與之。』即開王藏，出諸寶物，著諸城門，及置市中，隨人所須，一切悉給。爾時諸國，沙門婆羅門、貧窮孤老、癱殘疾病，強弱相扶，次第而至，須衣與衣，須食與食，金銀寶物，恣意而與。爾時人民，展轉相語，遍閭浮提，皆悉來集，用王寶藏，三分向二。時典藏臣，入白王言：『大王典領五百小國，諸國使命，當有往返，事須寶物，還相報遺。太子布施，用王內藏，三分之物，向用其二。王可思之，勿令後悔。』王聞是語，而告臣言：『我此太子，意好布施，其心猛盛，不可迴轉，若當禁遮儻違其意，令其憂惱，當云何耶？分恣其意，莫得違失。』如是數時，太子布施，所殘藏物，三分用二。臣復白王：『前所殘物，日日布施，三分之中，已更用二，餘殘少許，當俟信遺，不可盡用。願王熟思，後莫見咎。』王便思惟，而告臣曰：『吾愛此子，特復倍餘，不忍顯露違逆其意，若來索寶，小避行來，若其急索，且復與之。乍得乍不得，可延日月。』爾時藏臣，得

王教已，太子後日，來索寶時，其臣託緣，餘處行來，或時索得，或時不得，不能一一稱其所須。太子覺之，而自念言：『今此藏臣，有何力能，敢違失我，不相承用？將是王意，故使爾耳。又人子禮，不應竭用父母庫藏令其盡也。今此藏中，所殘無幾，我當云何，得於財寶，給施一切令無有乏？』作是念已，即問諸人：『今此世間，作何事業，可得多財稱意用之？』有一人言：『不避劇難，遠出販賣，可得多財。』有一人言：『墾治田畝，不避寒暑，廣種五穀，可得多財。』有一人言：『多養六畜，隨時將護，時節蕃息，可得多財。』有一人言：『唯不顧命，能入大海，至龍王宮，求如意珠，斯事成辦，最得多財。』

「於時太子聞眾人語，而自念言：『行估種田，畜養六畜，且非我宜，得利無幾。唯入大海，詣龍王宮，此入我意，當勤求是事。』作是念已，往白父王：『我欲入海，求索珍寶，給施眾生，用之無盡。唯願父母，當見聽許。』王及夫人，聞太子言，甚懷憂灼，問太子曰：『汝有何意，而欲入海？苟欲布施，成汝本志，我家所有藏內餘殘，盡當與汝，以用布施。何為自棄，云欲入海？又聞海中，多諸劇難，黑風羅刹，水浪迴波，摩竭大魚，水色之山，如斯眾難，安全者少，百伴共往，時有一還。汝今何急，沒身危險？我及汝母，無不極憂，諸王臣民，皆懷灼惕之懼。念捨此意，勿更紛紜。』於是太子，聞王此語，心在大計，志存拔濟，王雖留遮，意不傾動，規盡身命，成辦其事，布身于地，腹拍王前，因白王言：『唯願垂哀！遂子本心。若必拒逆，不見聽許，伏身此地，終不起也。』王及夫人，內外一切，見太子意，不可迴轉，自誓畢死，伏身于地，皆共解喻，曉謝令起。其言如初，執志不變，從一日至二日，乃至六日。王及夫人，自共議言：『太子不食，已經六日，到明七日，命必不全。此兒前後，意欲所作，要必成辦，不可迴轉。若令入海，猶有還理；今違其意，交斷人望。就當聽之，放憂在後。』王與夫人，相可已訖，俱共來前，各捉一手，涕淚交流，因語之言：『聽汝入海，可起還食。』

「於時太子，聞王語已，歡喜而起，曉喻父母：『我雖入海，不久當還，唯願莫大憂念於我。』為辦種種餽饌飲食，已訖出外，

廣行宣令：『迦良那伽梨，今欲入海，誰欲往者？當共俱進。』爾時國中，有五百賈客，咸皆來集，悉言欲去。是時國中有盲導師，自前已曾數返入海，太子聞之，即往到邊，向其殷勤，嘉言求曉：『汝當與我共入大海，示我行來利害去就。』導師答言：『我既年老，又盲無見，雖欲自去，私情甚難。王愛太子，隆倍異常，須臾離目，有懷悵遲。今聞與我，共入大海，儻復見拒，咎我不少。』於時太子，聞是語已，即便還宮，自白父王：『今此國中，有盲導師，前已數返，曾到大海，願王勅曉，令共我去。』王聞是語，自往其所，語導師言：『我此太子，志存入海，種種諫語，意堅不迴，事不得已，今聽就去。念其年少，未厭辛苦，聞汝前行，知海去就，望汝迴意，忍勞共往。』爾時導師，聞王是語，即白王言：『恨我年耆，盲無所見，大王所勅，豈敢有違？』王得是語，即自還宮。于時太子，即共導師，論定發日。還到王所，王問左右：『誰敬愛我，可與太子共往採寶。』波婆伽梨，即白王言：『願與兄俱，共涉大海。』王聞此語，而自念言：『今弟共往險厄之中，儻能濟要，勝於他人。』作是念已，即可聽去。

「爾時太子，出三千兩金，以千兩辦糧，千兩辦船，復以千兩辦諸所須。嚴辦已訖，於是欲發。王及夫人，諸王臣民，啼哭送之，別於路次。於是太子，與諸同伴，進道而去。到於海邊，牢治其船，令有七重，候風時節，推著水中，以七大索，繫於海邊，搖鈴唱令，語眾人言：『汝等皆聽！海中眾難，水浪迴波，惡龍羅刹，黑風迴覆，海色之山，摩竭大魚，如是餘難，其數猶多。前後入海，吉還者少。若狐疑者，於此可還。誰能堅意，分捨身命，不顧父母，不戀妻子，當共入海，至於寶所，若得珍寶，安隱還歸，子孫七世，用不可盡。』作是令已，便斷一索，日日如是，至於七日，唱令已訖，斷第七索，望風舉帆，船疾如箭，徑與諸人，到彼寶渚。太子聰明，通達世典，識寶色相，悉知其價，示諸眾人諸寶好醜，勅語眾賈令隨意取。重告眾賈，令多少得中，多取船重，有沈沒之憂，少取行勞，不補其苦。勅誡已訖，獨與導師，別乘小船，與眾賈別，轉復前進。

「導師問言：『此前應有白色之山，汝為見不？』太子言：『見。』導師語曰：『此是銀山。』轉復前行，導師復問：『當有紺色之山，汝見未耶？』太子答言：『我已見之。』導師語言：『是紺琉璃山。』轉更前進，復問太子：『此中應有黃色之山，汝為見未？』太子言：『見。』導師語之：『此是金山。』到金山下，坐金沙上，導師言曰：『我今羸劣，命必不濟，示方面已，進止道路，汝從是去，前當有城，其城極妙，七寶雜廁。汝到城門，城門若閉，其城門邊，有金剛杵，汝便取杵，以撞其門。城中當有五百天女，各齎寶珠，來用奉汝，更有一女，最特尊勝，所持寶珠，而有紺色，名旃陀摩尼。此如意珠，得便堅持，勿令失脫，其餘與者，亦可取之。攝錄諸根，勿復與語。我今轉極，餘命少少，若命終後，念識我恩，對我發哀，埋此沙中。』導師語竟，氣絕命終。對之悲慟，為之葬埋，隨其所教，前進而去。到七寶城，城門堅閉，見金剛杵在其門邊，如語取杵以撞其門，城門便開。五百天女，各持寶珠，來奉太子。最前一女，手所持珠，如語紺色，隨次第攝取，裹在衣角，便旋還來。

「前太子別後，波婆伽梨復語眾人：『行來不易，但當多取。』眾人貪寶，取之過度。太子還到，其船已滿，放船還來，船便沈沒，諸賈人輩，乍沈乍浮，太子已有如意珠，故身不沒溺。波婆伽梨遙喚太子：『當見救濟，勿便捐棄。』太子聞語，即牽共浮，力勵相挽，便得出海。出海之後，弟語兄言：『我曹兄弟，辭父母來，入於大海，望不空歸。際遇不諧，喪失財寶，單身空到，甚可恥也。』迦良那伽梨天性忠直，即語弟言：『我故得寶。』弟語兄言：『當用見示。』即解衣裹以珠示之。弟得見珠，因而懷情，『念我父王恩慈不普，偏愛我兄，我不在意；今我二人，俱來入海，兄得異寶，我獨空歸。從是已後，當賤遇我，我當云何？因其臥寐，陰殺其兄，取其珠寶，歸語父王言，其兄沒海，於是乃當異愛念我。』作是念已，密自懷計，語其兄言：『人村漸近，我曹兄弟，不應俱眠，宜更坐守護持寶珠。』兄即然之，常共更守。波婆伽梨，次應休眠，臥地經時，極過常度，然後乃起。兄復次臥，由坐久故，睡寐極著。波婆伽梨，起入林中，林

中有樹，其刺極利，即取兩枚，各長尺五，持來兄邊，兄眠甚重，一手捉刺，當其眼宕，刺令沒刺，收寶而去。太子苦痛，高聲急喚：『波婆伽梨！波婆伽梨！此中有賊。』喚經數返無有應者。

「爾時樹神語太子言：『波婆伽梨，是汝之賊，刺汝眼竟，持汝珠去。』於是太子宛轉辛苦，匍匐而行，漸小前進，到梨師跋陀國。至於澤宕，值五百頭牛來到其邊，有一牛王，見於太子，憐敬兼懷，出舌舐之，餘牛悉集，愕住共視。時牧牛人，來前試看，乃覩太子臥在于地，見其眼中，有是長刺，觀其形相，又知非凡，即為拔刺，將至住處，常以酥乳，著其瘡中，飲食供給，隨其瞻養。復經數時，眼瘡漸差，主人承事，未曾懈廢。爾時太子，問牧牛人：『汝居此中，有何基業？』牧牛人答：『我在此中，無有基業，唯仰乳酪，賣用自濟。』太子自念：『我遭困厄，勞煩主人，恒供養我。今者瘡差，小能行來，當更方宜求易處所。』念是事已，因語主人：『爾所時節，共相勞煩，感念主人，恩難酬報。我欲前行，到於城中，展轉行乞，以自供活。』時牧牛舍主，聞太子言，懼其舍內妻子奴婢有餘厭辭聞太子耳，『若其不爾，何緣乃辭？』作是念已，先問舍內：『汝曹有何不稱之事，而令貴客辭欲索去？』舍內皆言：『我曹於此如兄如弟，不知何緣欲相捨去？』於時舍主，語太子言：『我相承侍，未有不稱，不可捨我轉行餘乞。』於時太子，聞舍主語，見其慇懃，恒護其意，且小停住。復經數時，便語主人：『汝供待我，隨時無乏，家內一切，接我隆厚。但我意中，自欲轉行到前城中，望遣一人，將我共往。』時牧牛人，見其慇懃，恐違其意令其心愁，躬自將護，共至城中。已到彼城，共別當還，太子語言：『汝哀我者，買索一琴，與我自娛。』時牧牛人，尋買索與，共相辭謝，於時別去。

「爾時太子，素多伎能，歌頌文辭，極善巧妙，即於陌宕，激聲歌頌，彈琴以和，音甚清雅，城中人民，聞其音者皆樂聽觀，無有厭足，各持飲食，競來與之。時城中有五百乞兒，皆來依附，賴其飽食。梨師跋王，有一園監，為王監守果棗之園。棗有熟者，鸚鵡來食，手力不周，不能驚遮。於時園監，檐棗與王，其中好

榛，鸚鵡啄壞，王見瞋恚，欲加刑罰。園監惶怖，向王自陳：『家乏人力故使爾耳，唯見寬恕，原勾刑罰，當索守人，更不令爾。』王便恕置，不問其罪。園監得脫，行求索人，見迦良那伽梨，勾於道邊，觀其形相，似是忠人，即語之曰：『汝能為我看守園不？汝若能者，當供所乏。』太子答言：『我眼無見，云何看守？』園監語言：『汝苟欲看，雖復無眼，當作方便，多作細繩，繫諸樹端，以諸鈴物，連繫相著，展轉相牽汝捉一頭；若聞有聲，汝便頓繩，鸚鵡驚怖無緣得住。』太子聞語，而答之言：『若有此事，我能為之。』共相可竟，即往為守。

「時波婆伽梨，到父王國，王怪獨來，即問消息。波婆伽梨，而語王言：『我曹不遇，船重沈沒，迦良那伽梨并諸賈人，合諸珍寶，盡沒大海。我力勵浮，趣得全濟。』王及夫人，聞是語已，悶絕良久，無所覺識，以水灑面，困乃還穌。宮閣內外諸王臣民，聞此事者，莫不悲悼。王及夫人，語波婆伽梨：『迦梨太子沒海，汝何以來？何不并就死大海中？』合土人民，無不痛惜，朝夕哭戀，如喪父母。太子在宮，常愛一鴈，王告其鴈：『太子養汝，今入大海，奄沒不還，何不往看，知其所在？』因作書音，以繫鴈項。鴈即高翔，廣行求覓，遊彼園上，識其歌聲，即下試看，得見太子，鳴聲悲喜，不能自勝。太子聞識，即解取書，眼無所見不能看讀，因求紙筆作書與王，說波婆伽梨刺眼委曲，所更歷處，辛酸諸事。繫於鴈項，鴈便飛去。

「梨師跋王，時有一女，端政殊妙，世間希有，王甚愛重，不違其意。時女辭王，出遊園觀，王便聽去。女至園中，見於太子迦良那伽梨，頭亂面垢，目無所見，著弊壞衣，坐林樹間。其女觀察，覩其色狀，心情屬向，不離其側，便坐其邊，與共談語。食時已到，王遣人喚，女還遣人白於王曰：『願送食來，欲就此食。』即送食來，女語太子：『我欲共汝一處坐食。』太子答言：『我是乞勾之人，汝是王女，云何共食？王若聞者，罪我不少。』其女慙慙，語太子言：『若汝不肯，我便不食。』如是數返，逼迫不已，而便共食。言遂欵篤，意漸附近，目無去離。日轉欲暮，王遣人喚女，女還遣人往白王曰：『我願為此守園人婦，不用其

餘國王太子，今我專心，慇懃如是。唯願父王！勿違我意。』使到王所，具導其事。王聞是已，不能違情，因自言曰：『此事災異，是女不肖。乃至若是，寶鎧大王，為第一太子迦良那伽梨，來求索之。今此太子，入海未還，乃欲為是乞兒作婦，辱人名字，甚為不少。我當覆頭藏著何處？』作是語已，復遣人喚；女言如初，執志不移。時王愛念，不能違意，就并將來，著於宮中，便令交會成為夫婦。復經數日，婦恒晝去，冥乃來還，夫怪問之：『汝言與我共為夫婦，晨去暮還，心不在此，將為他志故使爾耶？』婦因自誓：『我今一心，共相尊奉，無有他意大如毛髮。若當實爾，至誠不虛，令汝一目平完如故。』言誓已訖，一目尋復如故。復問太子：『汝之父母，為在何國？』太子語婦：『汝聞大王勒那跋彌名字不耶？』答言：『聞之。』『是我父也。彼王太子迦良那伽梨，汝復聞不？』答言：『聞之。』『我身是也。』婦即驚問：『汝復何為辛苦如是？』太子因為說其本末。婦聞是語，深懷歎息，語太子言：『波婆伽梨，懷害於汝，自古至今，未有此處。汝若得彼，當云何治？』答言：『波婆伽梨雖害於我，我於其邊，永無瞋恨。』婦復語言：『此事難信，相困如是，奈何不瞋？』迦良那伽梨因自誓言：『若我於彼波婆伽梨，無有微恨大如毛髮，我言至誠，不虛欺者，當令一目復得平復。』自誓已訖，眼悉明淨。

「婦見其夫，兩目完淨，端正威相，未曾所覩，喜不自勝，往白其父：『寶鎧太子迦良那伽梨，父王識不？』王答言：『識。』女即言曰：『今欲見不？』王言：『今在何處？』女言：『我夫，則是其人。』王笑之曰：『此女癡狂，志亂失性，迦良那伽梨入海未還，見盲乞兒，名之為是。』女復白言：『願王往看。』王尋往視，審是太子，衣毛悚然，愧懼交懷，腹拍其前，向懺悔言：『實不相知，願恕其過。』密將太子，還著界上，便唱露言：『大王！太子迦良那伽梨，從大海還。』施設辦具，嚴駕象馬，躬與群臣，自往迎之，還來到國，廣作賓眾，莊校其女，方云始欲以女用配。

「爾時鴈還，擔書到國，大王見鴈，披解看讀，始得消息，知太子存在，具知其所更辛酸諸事。王及夫人，乍悲乍喜，宮閣內外，靡不悲悼懊惱瞋憤，取波婆伽梨，枷鎖其身，幽閉在獄。勅令告下梨師跋王：『太子辛苦，在於爾國，云何默住不來表示？書到其時，象馬侍送，事若有違，吾當自往。』使便齎書，徑到其國。梨師跋王，奉受披讀，於是太子，語梨師跋王：『牧牛之人，於我有恩，我今思念，欲得見之，可遣使往為我喚之。』王尋召來。太子語王：『我眼被刺，正仰此人，供給將養如我父母，王若見念，當為我報。』王大歡喜，即時賜遺名衣上服，象馬車乘，園田舍宅，金銀寶物，奴婢僕使，并所典牛，盡持與之。其人歡喜，非其所望，便得安樂終身富貴。即還報使，因表事情：『太子在此，實所不知，辛酸諸事，伏想委曲。太子今者，已還得眼，即娉鄙女，為太子妻，莊嚴辦具，臣自衛送。』尋勅嚴具五百白象，金銀校飾，極令殊妙，選五百人，奉侍太子，復令擇取五百侍女，極取端正才能巧妙，種種寶物，而莊飾之。五百乘車，寶物莊校，亦令極妙，以送其女。梨師跋王，自與群臣數百千乘，亦共侍送，伎樂歌頌，圍繞前後，稱慶無量，進道還國。

「爾時其使，到大王所，披讀書表，甚增喜踊，告下諸王：『悉皆來集。』即嚴象馬，群臣百官，夫人嫫女，導從前後，躬迎太子，到於界宕。爾時太子，遙見父王，下車步進，頭面禮拜，問訊父母；父母亦下，便共抱持，別久念想與子相見，一悲一喜。諸王臣民，見其如是，欣感之情，不可具說。談論粗訖，即還駕乘，搥鍾鳴鼓，作眾伎樂，歡喜稱善，導從趣城。到城門外，太子白王：『波婆伽梨，今何所在？』王答之言：『如斯惡人，天下不覆，吾不忍見，先來幽閉，在於獄中。』太子白王：『今當還放。』王答之言：『其罪深重，未及撿校，云何當出？』太子復言：『若不放出波婆伽梨，終不入城。』王即勅放，語令來出。既得脫出，來見太子。太子抱持，慰撫其意，然後爾乃入城至宮。

「爾時父母，諸王臣民，男女大小，見於太子，視於怨家，如視赤子，波婆伽梨雖刺其眼，無有微恨大如毛髮，敬愛慈惻，倍加於前。一切大眾，皆共歎美，甚為奇特！天上人中，實無有

比。太子到宮，與波婆伽梨，親欸之情，慈愛如舊，徐問其珠，今在何處？波婆伽梨，答太子言：『來時藏著道邊土中。』勅還往取，求覓不得。太子共往，到便見之，收取珠寶，還共歸宮。以五百寶珠，遺與諸王，各令取一，殘如意珠，而自留之。手捉其珠，便從求願：『若實當是如意珠者，令我父母所坐之處，有七寶座，頂上當有七寶大蓋。』其言已訖，如語而成。復捉其珠，而從求願：『令我父母宮內諸藏，及諸王臣所有諸藏，前所用施，悉令還滿。』即時捉珠，四向歷訖，一切諸藏，而皆還滿。復勅諸臣，告下諸國：『迦良那伽梨太子，却後七日，當雨七寶。』即時告下，悉皆聞知。於時太子，香湯洗浴，豎立大幢，以珠著頭，著新淨衣，手執香爐，向四方禮，口自說言：『若其實是如意珠者，便當普雨一切所須。』求願已訖，四方雲霧，即有風來，吹除糞穢，及餘不淨，悉自除去。次復雨水，用掩塵土。次復雨於百味飲食種種美味，次雨五穀，次雨衣服，次雨七寶，積滿天下。爾時人民，稱慶無量，視諸珍寶，猶如瓦石。於時太子，廣布宣令：『汝等已得一切所須供身之事，無所乏少，若能感識如是之恩，當攝身口意修十善道。』爾時一切，閻浮提內，感念太子無極之施，人聞其令，尅勵其心，奉行十善，不犯眾惡，命終之後，皆得生天。」

佛告阿難：「欲知爾時迦良那伽梨太子者，今我身是。爾時我父勒那跋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時梨師跋王，摩訶迦葉是。爾時妻者，今瞿夷是。爾時波婆伽梨者，今提婆達多是。閻浮提人蒙我恩者，我初得道，八萬諸天，及我弟子，得授記者，如此等是。阿難！我於爾時，為彼所害，辛苦極理，猶以慈心，而矜愛之。況我今日，得成佛道，煩惱都除，慈悲廣布，被彼少害，豈不慈愍？」

佛說是已，時諸會者，聞佛所說，感念世尊，為於群生，經涉劇苦，而不退廢，歎未曾有，悲喜交懷，剋心勵志，思惟妙法。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種辟支佛善根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咸共敬戴，歡喜奉行。

（四三）◎摩訶令奴緣品第四十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尼拘盧陀僧伽藍。佛初還國，於時諸釋，觀佛威儀，相好殊異，身體金色，三十二相，視之無厭，各共群聚街陌市里，異口同音，歎說如來，於此眾中，無有儔類，實可敬哉！時諸比丘，聞是論已，並共白佛，說其諸人歎詠之詞。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吾乃往昔，於此眾中，最尊最妙，不但今日。」

時諸比丘，各共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時，於此眾中，最尊最妙，其事云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著心中，吾當為汝，具足解釋，過去世事。」

對曰：「唯然，願樂欲聞。」

佛便為說：「過去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令奴，其王統領，八萬四千諸小國王，一萬大臣，五百太子，夫人嫫女，合有二萬。最大夫人，字提婆跋提，最後懷妊，生一太子，其兒端正，身紫金色，其髮紺青，兩手掌中，千輻輪相，其左足底，有馬形相，其右足底，有白象相。其兒福德，人中奇尊，即依父母，而為立字提婆令奴。乳哺長大，令奴大王，卒遇時病，其命將終，諸小國王，群臣太子，咸來問病。因問大王：『假其終沒，諸王太子，誰應紹嗣？』時王報曰：『若我諸子，有能具足十功德者，乃立為王。何等十德？一者身紫金色，其髮紺青。二者兩手掌中，有金輪相，具足不缺。三者其右足底，有白象相。四者其左足下，有馬形相。五者著王衣服，與身相可，不大不小。六者坐王御座，威德巍巍，其坐安隱。七者諸王群臣，歡喜敬禮，稱善無量，入於後宮，夫人嫫女，踊躍歡喜，作禮恭敬。八者若將至於天祠，泥天木像，悉為作禮。九者福德威力，能雨七寶，稱給一切。十者其母是誰，提婆跋提夫人

所生。若有具足是十功德，斯乃立之，用作大王。』教勅已竟，無常對至，遂便命終。

「諸王臣民，五百子中，從其大者，次以十事，觀相其身。此諸太子，身無金色，髮無紺青，手掌無輪，足底無有象馬之相；著王者服不相應當；坐于御座，其木師子，驚張起立，欲搏嚙之；諸王臣民，悉不敬禮；將至宮內，夫人嫫女，悉不歡喜，無禮敬者；設入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語使雨寶，亦復不能；又復不是提婆跋提夫人所生。乃至五百諸大太子，於十事中，乃無一事。最下小子，身紫金色，其髮紺青，看其兩手，輪相具足，觀其脚底，象形馬相，眇然如畫；著王法服，與身相可；坐於御座，福德巍巍；諸王臣民，無不敬禮；入於後宮，夫人嫫女，敬奉作禮；將至天祠，泥木天像，悉皆為禮；教使雨寶，始語即雨；問是誰生？提婆跋提夫人所生。十事具足，諸王臣民，即拜為王。至十五日，日初出時，有金輪寶，從東方來，輪有千輻，縱廣一由旬。王即下座，右膝著地，跪而言曰：『若我福德，應為王者，輪當稱我。』即如其言，來在殿前，住虛空中。白象寶者，從香山來，毛尾貫珠，若王乘上，象皆能飛，從朝至午，徧四天下，若以足行，足所觸地，即成金沙。紺馬寶者，身紺青色，其馬毛尾，皆悉珠色，皆雨七寶；若王乘上，一食之頃，遊四天下，不疲不勞。神珠寶者，自然而至，其珠光明，晝夜恒照百二十里，內復能雨於七寶，稱給一切。玉女寶者，自然而至，端正殊妙，稱適王意。典藏臣者，王須七寶，隨意給足，終無乏盡。其典兵臣，王若欲須四種兵時，顧視之頃，諸兵悉集，行陣嚴整，威力非凡。七寶既具，坐自思惟：『吾享斯位，皆由前身宿種福業，乃致之耳，今當紹繼使不斷絕。』即以香湯，洗浴其身，著新淨衣，手執香爐，向于東方，跪而言曰：『東方快士，來受我請。』即時便有二萬辟支佛，來至王宮；南西北方，悉皆請之，時有六萬辟支佛，來受王請。王與諸臣，四事供養，其八萬四千諸小國王，離家來久，即啟大王，欲辭還國，王即聽之。因啟王曰：『此中快士，其數甚眾，願王垂愍，減省少許，與臣供養，願使將來共享斯福。』於時大王，即以四方辟支佛，與諸

小王，隨時供養，經八萬四千歲。諸王臣民，命終之後，皆得生天。」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令奴王者，今現我父白淨王是。爾時提婆跋提夫人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爾時提婆令奴王者，今我身是。爾時五百太子者，今此五百釋是。我乃爾時，於諸人中，最為尊妙；吾今成佛，眾相具足，於此眾中，最為奇妙。」

時諸大會，聞佛所說，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因緣者，有發菩薩心成不退者，眾坐歡喜，頂戴奉行。

（四四）善求惡求緣品第四十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提婆達多，雖復出家，利養蔽心，作三逆罪，推山壓佛，傷佛脚指，復縱放黑象，欲令害佛，別僧兩部，殺漏盡比丘尼。以故殺生，疑畏受後報。時有六師，即往問之，六師便為說諸邪見，言：「為惡無罪，為善無福，信敬心生，喪斷善根。」

是時阿難，析體愛重，惋恨情深，悲哽懊惱，白世尊言：「調達愚癡！造不善業，壞破善根，辱釋種子。」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提婆達多，非但今世為利養故斷破善根，過去世時亦貪利養喪身失命。」

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過去世時，貪利喪身，其事云何？願樂欲聞。」

佛告阿難：「善聽當說！往昔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國名波羅奈。時有薩薄名摩訶夜移，其婦懷妊，自然仁善，意性柔和。月滿生男，形體端正，父母愛念，施設美饈，延請親戚并諸相師，共相娛樂，抱兒示眾，為其立字。相師問言：『此兒受胎已來，有何瑞應？』其父答言：『受胎已來，其婦自然，慈心和善。』相師即為立字，名為善求。乳哺長大，好積諸

德，慈愍眾生。次後懷妊，自然弊惡，期滿生男，形體醜陋。即請相師，為其立字。相師問言：『此兒懷妊，有何感應？』答言：『懷兒已來，受性弊惡。』於時相師，即為立字，名曰惡求。乳哺長大，好為惡事，恒生貪心，懷嫉妬意。

「年各長大，欲行共賈入海求索寶物，各有五百侍從，前後而發。途路懸遠，中道乏糧，經於七日，去死不遠。是時善求，及諸賈人，咸共誠心，禱諸神祇，欲濟飢儉，於空澤中，遙見一樹枝葉鬱茂，便即趣之。有一泉水，善求及眾，悉共誠心，求哀救護。誠感神應，現身語之：『斫去一枝，所須當出。』諸人歡喜，便斫一枝，美飲流出。斫第二枝，種種食出，百味具足，咸共承接，各得飽滿。斫第三枝，出諸妙衣，種種備具。斫第四枝，種種寶物，悉皆具足，莊嚴悉備，所須盡辦。惡求後到，眾人如前，盡得充足，便自念言：『今此樹枝，能出如是種種好物，況復其根？今當伐之，足得極妙佳好之物。』思惟心定，令人伐之。是時善求，聞如是語，懷憤懊惱，語惡求言：『我等飢乏，命在旦夕，蒙此樹恩，得濟餘命。云何懷此弊惡之心，而欲伐之？』爾時惡求，不用其言，即掘其根。善求感佩，不忍見之，領眾歸家。伐樹已竟，有五百羅刹，取此惡求及眾賈人，悉皆噉之，財物伴侶，一切喪失。」

佛告阿難：「爾時善求者，今我身是。爾時父者，今現我父淨飯王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也。時惡求者，今提婆達多是。阿難！提婆達多，非但今日作不善事，貪利養故，世世常造。我於往昔，常與相值，恒教善法，而不用之，反更以我為怨。」

爾時阿難，及四部眾，聞佛所說，悲喜交集，咸自勸勵，頂戴奉行。

賢愚經卷第十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四五）◎阿難總持品第三十八（丹本為四十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此總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興何福，而得如是無量總持？唯願世尊！當見開示。」

佛告諸比丘：「諦聽著心！斯之總持，皆由福德。乃往過去阿僧祇劫，爾時有一比丘，畜一沙彌，恒以嚴勅，教令誦經，日日課程，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誦經雖得，復無食具，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誦經便足，乞食若遲，誦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啼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啼哭，前呼問言：『何以懊惱？』沙彌答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勅我誦經，日日課限，若其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誦經即足，若乞遲得，誦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時長者，即語沙彌：『從今以往，常詣我家，當供飲食，令汝不憂，食已專心勤加誦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即得專心勤加誦學，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同歡喜。」

佛告比丘：「爾時師者，定光佛是。時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食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總持，無有忘失。」

爾時諸比丘，聞是說已，歡喜信受，頂戴奉行。

（四六）◎優婆斯兄所殺品第三十九（丹本為四十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羅閱祇國，有估客兄弟二人，共住一處。兄求長者女，欲以為婦，其女年小，未任出適。於時其兄，即與眾賈，遠至他國，經歷年歲，滯不時還。女年向大，任可嫁處，而語其弟：「卿兄遠行，投彼不還，汝今宜可納取我女。」其弟答言：「何有是事？我兄存在，不敢有違。」爾時長者，數數陳說，其弟意堅，未曾迴轉。長者不已，詐作遠書，託諸賈客，說兄死亡，弟聞兄死心乃愕然。長者復往，而告之曰：「卿兄已死，女當云何？卿若不取，當思餘計。」弟被急逼，即妻其女，經歷數時，女便懷妊。兄後便乃從他國還。於時其弟，聞兄還國，心懷慙懼，逃至舍衛。發跡之後，諸親友輩，按其婦腹，墮其胎兒。如是展轉，到於佛前，慙愧所逼，求索出家。佛知可度，即時聽許。蒙佛聽已，便成沙門，名優婆斯，奉持律行，精勤不懈，應時便得阿羅漢道，六通清徹，眾智具足。

時兄到家，見弟已娶其婦，嫉心內忿，往追欲殺，求索推問，云至舍衛。毒患煩心，即出重募：「誰能取得我弟頭者，當與重賞金五百兩。」時有一人，來應其募：「我能往取其頭。」兄即出金，用募其人，相將俱進，至舍衛國。到彼見弟，坐禪思惟，於時彼人，歎生慈心，而作是念：「我當云何殺此比丘？吾設不殺，當奪我金。」引弓欲射，當挽弓時，向彼比丘，至於放矢，乃中其兄。其兄懷患，憤惱而死，後更受身，作毒蛇形，生彼道人戶樞之中，毒心未歇，規當害之。戶數開閉，擻身而死。既死之後，未能改操，遂願更作小形毒蟲，依彼道人屋間而住，伺其道人端坐之時，從屋間下，墮其頂上，惡毒猛熾，即殺比丘。

時舍利弗，見斯事已，往至佛所，而白佛言：「彼死比丘，本作何緣，今現得道，被毒而死？唯願世尊！當見開示。」

佛告舍利弗：「善聽善念！吾當為汝具分別說。乃往過去無數世中，有辟支佛，出現於世，處在山林，修遂其志。時有獵師，恒捕禽獸，施設方計，望伺苟得。時辟支佛，驚其禽獸，令其獵師伺捕不得，便懷瞋患，懊惱憤結，即以毒箭，射辟支佛。時辟支佛，心愍此人，欲令改悔，為現神足，所謂飛行履虛，屈伸舒

戢，出沒自在，神足變現。於時獵師，見是事已，心懷敬仰，恐怖自責，歸誠謝過，求哀懺悔。時辟支佛，受其懺悔，懺悔已竟，被毒而死。其人命終，便墮地獄，既出地獄，五百世中，常被毒死，至于今日，得阿羅漢道，猶為毒蟲，見螫斷命。由興惡意，即還懺悔，而發誓願：『使我來世遭值聖師，所得神足，如今者。』故今得值我，蒙獲道法。」

爾時舍利弗，及與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兒誤殺父品第四十（丹本為四十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老翁，早失其婦，獨與兒居，困無財寶，覺世非常，念欲出家，即往佛所，求索入道。時佛怜愍，即聽出家。於時其父，便作比丘，時兒年小，即為沙彌，恒共其父，入村乞食，暮還所止。時有一村，最為邊遠，至彼乞食，逼暮當還。其父年老，行步遲緩，其兒恐懼，畏諸毒獸，急扶其父，推之進路，執之不固，推父倒地，應時其父，當手而死。父死之後，獨至佛所。時諸比丘，問沙彌言：「汝朝與師，至村乞食，今為所在？」沙彌答言：「我向與師，至彼乞食，日暮還時，師行小遲，我時恐怖，故急推之，推之手急，撲師著地，我師於時，即死道中。」時諸比丘，呵責沙彌：「汝大惡人！殺父殺師。」即以白佛。佛告之曰：「此師雖死，不以惡意。」即問沙彌：「汝殺師不？」沙彌答言：「我實排之，不以惡意而殺父也。」佛可其語。「如是沙彌！我知汝心無有惡意。過去世時，亦復如是，無有惡意，而相殺害。」

時諸比丘，聞佛語已，即共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時，斯人父子，有何因緣而便相殺？」

佛言：「諦聽！吾當說之。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父子二人，共住一處。時父病極，於時睡臥，多有虻蠅，數來惱觸，父即令兒遮逐其蠅，望得安眠以解疲勞。時兒急遮，蠅遂數來，數來不止，兒便瞋恚，即持大杖，伺蠅當殺。時諸虻蠅，競來父額，以

杖打之，即殺其父。當於爾時，亦非惡意。比丘當知！爾時父者，此沙彌是。時兒以杖打父額者，今彼死比丘是。由於爾時無有惡心，以杖打父殺之，不以惡意，今還相報，亦非故殺。」於時沙彌，漸漸修學，勤加不懈，遂得羅漢。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心悉信解，歡喜奉行。

（四八）◎須達起精舍品第四十一（丹本為四十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竹園中止。爾時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須達，居家巨富，財寶無限，好喜布施，賑濟貧乏及諸孤老，時人因行，為其立號，名給孤獨。爾時長者，生七男兒，年各長大，為其納娶，次第至六。其第七兒，端政殊異，偏心愛念，當為娶妻，欲得極妙容姿端政有相之女，為兒求之。即語諸婆羅門言：「誰有好女相貌備足，當為我兒往求索之。」諸婆羅門，便為推覓，展轉行乞，到王舍城。王舍城中，有一大臣，名曰護彌，財富無量，信敬三寶。時婆羅門，到家從乞。國法施人，要令童女，持物布施。護彌長者，時有一女，威容端正，顏色殊妙，即持食出，施婆羅門。婆羅門見，心大歡喜：「我所覓者，今日見之。」即問女言：「頗有人來求索汝未？」答言：「未也。」問言：「女子！汝父在不？」其女言：「在。」婆羅門言：「語令出外，我欲見之與共談語。」時女入內，白其父言：「外有乞人，欲得相見。」父便出外。時婆羅門，問訊起居安和善吉：「舍衛國王，有一大臣，字曰須達，輔相識不？」答言：「未見，但聞其名。」報言：「知不？是人於彼舍衛國中，第一富貴，汝於此間，富貴第一。須達有兒，端正殊妙，卓略多奇，欲求君女，為可爾不？」答言：「可爾。」值有估客欲至舍衛，時婆羅門，作書因之，送與須達，具陳其事。須達歡喜，詣王求假，為兒娶婦。王即聽之。大載珍寶，趣王舍城，於其道次，賑濟貧乏，到王舍城，至護彌家，為兒求妻。

護彌長者，歡喜迎逆，安置敷具，暮宿其舍，家內搔搔，辦具飲食。須達念言：「今此長者，大設供具，欲作何等？將請國王太子大臣、長者居士、婚姻親戚，設大會耶？」思惟所以，不能了知，而問之言：「長者今暮，躬自執勞，經理事務，施設供具，為欲請王太子大臣？」答言：「不也。」「欲營婚姻親戚會耶？」答言：「不也。」「將何所作？」答言：「請佛及比丘僧。」於時須達，聞佛僧名，忽然毛豎如有所得，心情悅豫，重問之言：「云何名佛？願解其義。」長者答言：「汝不聞乎？淨飯王子，厥名悉達，其生之日，天降瑞應三十有二，萬神侍衛，即行七步，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身黃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應王金輪典四天下。見老病死苦，不樂在家，出家修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盡結成佛。降諸魔眾十八億萬，號曰能仁，十力無畏，十八不共，光明照耀，三達遐鑒，故號佛也。」須達問言：「云何名僧？」護彌答言：「佛成道已，梵天勸請轉妙法輪，至波羅捺鹿野苑中，為拘隣五人，轉四真諦，漏盡結解，便成沙門，六通具足，四意、七覺、八道悉練，上虛空中，八萬諸天得須陀洹，無量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次度鬱卑迦葉兄弟千人，漏盡意解，如其五人。次第度舍利弗、目連徒眾五百，亦得應真。如是之等，神足自在，能為眾生，作良祐福田，故名僧也。」

須達聞說如此妙事，歡喜踊躍，感念信敬，企望至曉，當往見佛。誠報神應，見地明曉，尋明即往羅閱城門，夜三時開，初夜中夜後夜，是謂三時。中夜出門，見有天祠，即為禮拜，忽忘念佛，心自還闇，便自念言：「今夜故闇，若我往者，儻為惡鬼猛獸見害，且還入城。」待曉當往。時有親友，命終生四天，見其欲悔，便下語之：「居士！莫悔也！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今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往趣世尊，所得利深，過踰於彼。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白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利過於彼。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世尊所，得利弘多。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世尊所，所得盈利，踰過於彼，

百千萬倍。」須達聞天說如此語，益增歡喜，敬念世尊，闇即還曉，尋路往至，到世尊所。

爾時世尊，知須達來，出外經行。是時須達，遙見世尊，猶如金山，相好威容，儼然炳著，過踰護彌所說萬倍，覩之心悅，不知禮法，直問世尊：「不審瞿曇！起居何如？」世尊即時，命令就坐。時首陀會天，遙見須達，雖覩世尊，不知禮拜供養之法，化為四人，行列而來。到世尊所，接足作禮，長跪問訊，起居輕利，右遶三匝，却住一面。是時須達，見其如是，乃為愕然，而自念言：「恭敬之法，事應如是。」即起離坐，如彼禮敬，問訊起居，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即為說法，四諦微妙，苦空無常。聞法歡喜，便染聖法，成須陀洹，譬如淨潔白疊易染為色。長跪合掌，問世尊言：「舍衛城中，如我伴輩，聞法易染，更有如我比不？」

佛告須達：「更無有二如卿之者。舍衛城中，人多信邪，難染聖教。」

須達白佛：「唯願如來！垂神降屈，臨履舍衛，使中眾生除邪就正。」

世尊告曰：「出家之法，與俗有別，住止處所，應當有異，彼無精舍，云何得去？」

須達白佛言：「弟子能起，願見聽許。」世尊默然。須達辭往，為兒娶婦。竟辭佛還家，因白佛言：「還到本國，當立精舍，不知摸法？唯願世尊！使一弟子共往勅示。」

世尊思惟：「舍衛城內，婆羅門眾，信邪倒見，餘人往者，必不能辦；唯舍利弗，是婆羅門種，少小聰明，神足兼備，去必有益。」即便命之，共須達往。須達問言：「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是時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作一客舍，計校功作，出錢雇之，安止使人，飲食敷具，悉皆令足。從王舍城，至舍衛國，還來到舍，共舍利弗，按行諸地，何處平博，中起精舍，按行周遍，無

可意處。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平正，其樹鬱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時舍利弗，告須達言：「今此園中，宜起精舍，若遠作之，乞食則難，近處慣鬧，妨廢行道。」

須達歡喜，到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為如來起立精舍，太子園好，今欲買之。」太子笑言：「我無所乏，此園茂盛，當用遊戲逍遙散志。」須達慙慙乃至再三，太子貪惜。「增倍求價，謂呼價貴，當不能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聽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白言：「為太子法，不應妄語，妄語欺詐，云何紹繼，撫恤人民？」即共太子，欲往訟了。

時首陀會天，以當為佛起精舍故，恐諸大臣偏為太子，即化作一人，下為評詳。語太子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已許價決，不宜中悔。」遂斷與之。須達歡喜，便勅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有少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足。」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耳。」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是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

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眾與共掄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眾，住王舍城，我等徒眾，當住於此。」王召須達，而問之言：「今此六師云，卿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起立精舍，求共沙門弟子掄其伎術，若得勝者，得立精舍，苟其不如，便不得起。」須達歸家，著垢膩衣，愁惱不樂。時舍利弗，明日到時，著衣持鉢，至須達家。見其不樂，即問之曰：「何故不樂？」須達答言：「所立精舍，但恐不成，是故愁耳。」舍利弗言：「有何事故，畏不成就？」答言：「今諸六師，詣王求校，尊人得勝，聽立精舍，若其不如，遮不聽起。此六師輩，出家來久，精誠有素，所學技術，無能及者；我今不知，尊人伎藝，

能與掬不？」舍利弗言：「正使此輩六師之眾，滿閻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掬何等，自恣聽之。」

須達歡喜，更著新衣，沐浴香湯，即往白王：「我已問之，六師欲掬，恣隨其意。」國王是時，告諸六師：「今聽汝等共沙門掬。」是時六師，宣語國人：「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與沙門掬。」舍衛國中，十八億人，時彼國法，擊鼓會眾，若擊銅鼓，八億人集，若打銀鼓，十四億集，若打金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滿，至平博處，打擊金鼓，一切都集，六師徒眾，有三億人。是時人民，悉為國王及其六師，敷施高座。爾時須達，為舍利弗而施高座。時舍利弗，在一樹下，寂然入定，諸根寂默，遊諸禪定，通達無礙，而作是念：「此會大眾，習邪來久，憍慢自高，草芥群生，當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當以二德，即立誓言：「若我無數劫中，慈孝父母、敬尚沙門婆羅門者，我初入會，一切大眾，當為我禮。」

爾時六師，見眾已集，而舍利弗獨未來到，便白王言：「瞿曇弟子，自知無術，偽求掬能，眾會既集，怖畏不來。」王告須達：「汝師弟子，掬時已至，宜來談論。」是時須達，至舍利弗所，長跪白言：「大德！大眾已集，願來詣會。」時舍利弗，從禪定起，更整衣服，以尼師壇，著左肩上，徐庠而步，如師子王，往詣大眾。是時眾人，見其形容法服有異，及諸六師，忽然起立，如風靡草，不覺為禮。時舍利弗便昇須達所敷之座。六師眾中，有一弟子，名勞度差，善知幻術，於大眾前，呪作一樹，自然長大，蔭覆眾會，枝葉鬱茂，花果各異。眾人咸言：「此變乃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拔樹根，倒著於地，碎為微塵。眾人皆言：「舍利弗勝！今勞度差，便為不如。」又復呪作一池，其池四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華。眾人咸言：「是勞度差之所作也。」時舍利弗，化作一大六牙白象，其一牙上，有七蓮花，一一花上，有七玉女，其象徐庠，往詣池邊，并含其水，池即時滅。眾人悉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山，七寶莊嚴，泉池樹木，花果茂盛。眾人咸言：「此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遙用指

之，山即破壞，無有遺餘。眾會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龍，身有十頭，於虛空中，雨種種寶，雷電振地，驚動大眾。眾人咸言：「此亦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化作一金翅鳥王，擘裂噉之。眾人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牛，身體高大，肥壯多力，羴脚利角，爬地大吼，奔突來前。時舍利弗，化作師子王，分裂食之。眾人言曰：「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變其身，作夜叉鬼，形體長大，頭上火燃，目赤如血，四牙長利，口自出火，騰躍奔赴。時舍利弗，自化其身，作毘沙門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無有去處。唯舍利弗邊，涼冷無火，即時屈伏，五體投地，求哀脫命。辱心已生，火即還滅。眾咸唱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

時舍利弗，身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東沒西踊，西沒東踊，北沒南踊，南沒北踊，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身，還合為一身，於虛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履水如地。作是變已，還攝神足，坐其本座。時會大眾，見其神力，咸懷歡喜。時舍利弗，即為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或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六師徒眾，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技訖已，四眾便罷，各還所止。

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手自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宮殿，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憍逸自恣，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上。」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毘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尸棄佛時，汝為彼佛，亦於是中造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毘舍浮佛時，

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拘留秦佛時，亦為世尊，在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是蟻子亦於此中生。拘那含牟尼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迦葉佛時，汝亦為佛，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愍愍傷。

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犍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復自思惟：「上有國王，應當令知，若不啟白，儻有瞋恨。」即往白王：「我為世尊，已起精舍，唯願大王！遣使請佛。」時王聞已，即遣使者，詣王舍城，請佛及僧：「唯願世尊！臨覆舍衛。」

爾時世尊，與諸四眾，前後圍遶，放大光明震動大地，至舍衛國，所經客舍，悉於中止，道次度人，無有限量，漸漸來近舍衛城邊，一切大眾，持諸供具，迎待世尊。世尊到國，至廣博處，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按地，地皆震動，城中伎樂，不鼓自鳴，盲視聾聽，啞語僂申，癰[病-丙+淺]拘癰，皆得具足。一切人民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妙法，宿緣所應，各得道迹，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因緣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各各歡喜，奉行佛語。

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菓，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樹給孤獨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

爾時阿難，及四部眾，聞佛所說，頂戴奉行。

（四九）◎大光明始發無上心品第四十二（丹本為四十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爾時阿難，在林樹間，靜坐思惟，歎生此念：「如來正覺，諸根具足，功德慧明，殊妙難量。

世尊先昔，本何因緣，發此大乘無上之心？修習何事，而得如是勝妙之利？」作是念已，即從禪起，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前白佛言：「如諸世尊，於諸世間人天之中，最尊最妙，功德慧明，巍巍無量。不審，世尊！先昔以何因緣，發此大乘無上之心？」

佛告阿難：「汝欲知者，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具分別說。」

阿難白佛：「諾當善聽！」

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摩訶波羅婆修，晉言大光明，主五百小國。爾時大王，與諸群臣俱出遊獵，王所乘象，欲心熾盛，擔王馳走，奔逐特象，漸逼大林，突入樹間。象師白王：『捉樹自立，足得全濟。』王用其言，俱共持樹。象去之後，王心大怒，苦責象師，欲即殺之。『由卿調象不合制度，致使今者幾危吾身。』象師白王：『調之如法，但今此象，為欲所惑，欲心難調，非臣咎也，願見寬恕。却後三日，象必自還，觀臣試之，萬死不恨。』即便停置。如期三日，象還詣宮。爾時象師，燒七鐵丸，令色正赤，逼象吞之，象不敢違，吞盡即死。王意開解，及諸群臣，歎未曾有。復問之曰：『如此欲心，誰能調者？』時有天神感悟象師，令答王曰：『佛能調之。』王聞是語，便發心言：『如此膠固，難調伏法，唯佛能除。』即自誓願：『願求作佛。』精勤歷劫，未曾休替，至於今日，果獲其報。」佛告阿難：「欲知爾時大國王者，今我身是。」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咸發無上正真道意，歡喜踊躍，不能自勝，頂受奉行。

（五〇）◎勒那闍耶品第四十三（丹本為四十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盧陀僧伽藍。爾時諸釋，覩見世尊光明神變，闡揚妙化，甚奇甚特，巍巍堂堂，無能及者。又復歎美憍陳如等：「宿有何慶？如來出世，法鼓初震，最先得聞，甘露始降，而便蒙澤，永離垢穢，心體玄要；城營村邑，群黨相隨，

異口同音，稱讚無量？」時諸比丘，聞是語已，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前白佛言：「今此國界人民之類，咸共集聚，異口同音，讚詠世尊，若干德行，及與五人，宿有何慶，獨先蒙度？」

佛告比丘：「非獨今日先度五人，我於久遠，亦濟此等，以身為船，救彼沒溺，全其生命，各得安隱，得至彼岸。吾今成佛，先拔濟之。」

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不審，世尊！先昔之時，云何拔濟，令各安隱？唯願世尊！當為說之。」佛告比丘：「若樂聞者，當為汝說。」皆曰：「唯然。」

佛告比丘：「過去久遠，此閻浮提波羅捺國，時彼國王，名梵摩達。爾時國中，有大薩薄，名勒那闍耶，遊出於外，到林樹間，見有一人，涕泣悲切，以索繫樹，入頭在中，欲自絞死，便前問之：『汝何以爾？人身難得，命復危脆，衰變無數，恒恐自至。』種種曉喻，教令捨索。人報之曰：『我之薄福，貧窮理極，債負盈集，甚多難計。諸債主輩，競見剝脫，日夜催切，憂心不釋。天地雖寬，無容身處，今欲自沒避離此苦。仁雖諫及，存不如死。』爾時薩薄，即許之曰：『卿但釋索，所負多少，悉代汝償。』作是語已，彼人便休，歡喜踊躍，感戴無量，隨從薩薄，俱至市中，宣令一切云欲償債。時諸債主，競共雲集，迎取所負，來者無限，空竭其財。財貨已盡，猶不畢債，妻子窮凍，乞匄自活。宗親國邑，悉共呵嫌：『此是狂夫，自破家業。』

「當于是時，有眾賈客，勸進薩薄，欲共入海，即答之曰：『為薩薄法，當辦船具；我今窮困，無所復有，何緣得從？』眾人報言：『我等眾人凡有五百，開意出錢，用辦船具。』聞是語已，即便許可。眾人許合，大獲金寶。爾時薩薄，以三千兩金，千兩辦船，千兩辦糧，千兩用俟船上所須，餘故大有給活妻子。便於海邊，施作大船，船有七重，嚴辦已訖，推著水中，以七大索，繫著岸邊，擊大金鈴，宣令一切：『誰欲入海得大妙寶奇珍異物用無盡者，今可雲集共詣寶所。』復告之曰：『其誰不愛父母妻子閻浮提樂及身命者，乃可往耳。所以然者，大海之中，艱

險眾多，迴波暴風，大魚惡鬼，如是種種，不可具陳。』作是語已，即斷一索；日日如是，至第七日，斷索都盡，船即馳去。便於道中，卒遇暴風，破碎其船，眾人喚救，無所歸依，或有能得板檣浮囊以自度者，或有墮水溺死之者。中有五人，共白薩薄：『依汝來此，今當沒死，危險垂至，願見救度。』薩薄答曰：『吾聞大海，不宿死屍。汝等今者，悉各捉我，我為汝故，當自殺身，以濟爾厄，誓求作佛。後成佛時，當以無上正法之船，度汝生死大海之苦。』作是語已，以刀自割。命斷之後，海神起風，吹至彼岸，得度大海，皆獲安隱。」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勒那闍耶者，今我身是。時五人者，拘隣等是。我於先世，濟彼人等生死之命；今得成佛，令其五人皆最初得無漏正法，遠離長流結使大海。」

爾時諸比丘，皆共讚歎，如來大悲，深妙難量，咸勤剋勵，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一）◎迦毘梨百頭品第四十四（丹本為四十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國竹園之中。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向毘舍離，到梨越河所。是時河邊，有五百牧牛人，五百捕魚人。其捕魚者，作三種網，大小不同，小者二百人挽，中者三百人挽，大者五百人挽。於時如來，去河不遠而坐止息，及諸比丘亦皆共坐。時捕魚人，網得一大魚，五百人挽，不能使出；復喚牧牛之眾，合有千人，并力挽出，得一大魚，身有百頭，若干種類，驢馬駱駝、虎狼猪狗、猿猴狐狸，如斯之屬。眾人甚怪，競集看之。是時世尊，告阿難曰：「彼有何事，大眾皆集？汝往試看。」阿難受教，即往看視。見一大魚，身有百頭，還白世尊，如所見事。

世尊尋時，共諸比丘，往至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毘梨不？」答言：「實是。」鄭重三問：「汝是迦毘梨不？」答言：「實是。」復問：「教匠汝者，今在何處？」答言：「墮阿鼻地

獄中。」爾時阿難，及於大眾，不知其緣，白世尊曰：「今者何故，喚百頭魚，為迦毘梨？唯願垂愍！而見告示。」

佛告阿難：「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昔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毘梨（晉言黃頭），聰明博達，於種類中，多聞第一，唯復不如諸沙門輩。其父臨終，慇懃約勅：『汝當慎莫與迦葉佛沙門講論道理。所以者何？沙門智深，汝必不如。』父沒之後，其母問曰：『汝本高朗，今頗更有勝汝者不？』答言：『沙門殊勝於我。』母復問言：『云何為勝？』答言：『我有所疑，往問沙門，其所演說，令人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以是之故，自知不如。』母復告言：『汝何以不往學習其法？』答言：『欲學其法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復告曰：『偽作沙門，學習已達，還來在家。』奉其母教，而作沙門。經少時間，讀誦三藏，綜練義理，母問之曰：『今得勝未？』答言：『學問中勝不如坐禪。何以知之？我問彼人，悉能分別；彼人問我，我不能知。因是事故，未與他等。』母復告曰：『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迦毘梨言：『出家沙門，無復過罪。云何罵之？』答言：『但罵，卿當得勝。』時迦毘梨不忍違母，後日更論，理若短屈，即便罵言：『汝等愚騃！無所識別，劇於畜生，知曉何法？』諸百獸頭，皆用比之，如是數數，非一非二。緣是果報，今受魚身，而有百頭。」

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爾時阿難，及於眾人，聞佛所說，悵然不樂，悲傷交懷，咸共同聲，而作是言：「身口意行，不可不慎。」

時捕魚人及牧牛人，一時俱共合掌向佛，求索出家，淨修梵行。佛即言可。「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在體，便成沙門。是時世尊！為說妙法，種種苦切，漏盡結解，成阿羅漢，復為眾會廣說諸法，分別四諦苦集滅道。有得初果乃至第四果，有發大道意者，其數甚多。爾時四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賢愚經卷第十

结 行：

1. 补阙真言：南谟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
啰摩啰。虎啰，吽。贺贺，苏怛拏，吽。泼抹拏，娑婆诃。（三遍）
2. 七佛灭罪真言：离婆离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啰帝。
毗黎你帝。摩诃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诃。（三遍）
3. 三皈依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一遍）
4.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
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
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5. 礼佛（三拜/三问讯）（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